

消失的節筆：從王羲之〈遠宦帖〉 論及〈十七帖〉與〈淳化閣帖〉諸議題

何炎泉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提 要

王羲之〈十七帖〉為歷史上著名的法帖，也是千餘年來草書學習典範，但因研究方法上的問題，使得傳世刻本間的優劣一直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幾乎無法獲得共識。目前仍有為數不少的節筆被保存在稀少的晉唐書蹟中，這種因摺紙痕而出現的特有節筆，具體反映了當時的書寫方式。入宋以後，節筆消失於書法史上的現象，也讓節筆具有時代的標誌性，在合適的條件下還能藉以衡量刻帖與墨蹟間的差距。文中首先觀察確認節筆在唐、宋碑刻中所呈現的狀態，接著探討法帖刻製與翻刻過程中可能對節筆造成的影響，試圖理解此筆畫在唐宋時期是否有認知上的轉變。由於過去並未意識到節筆的時代性與重要性，因此對於法帖中的節筆往往忽視而未加以關注。透過雙鈎本〈遠宦帖〉上珍貴的節筆，對於傳世數字本〈十七帖〉的翻刻問題加以釐清，也確認〈淳化閣帖〉最善本的版本價值。最終，運用節筆型態比較的方法，發現最不被看好的河南本〈十七帖〉上保存最多的節筆，顯然比傳世的眾多著名拓本都更忠實於王羲之原作。

關鍵詞：王羲之、遠宦帖、十七帖、淳化閣帖、節筆

一、前言

過去沒有照相製版的時代，法書名蹟僅能透過鈎摹或刻帖的手段加以複製與流傳。複製的過程中除摻入各種主客觀的影響，還有時代變遷所產生的不同書寫脈絡，都讓法書複本的再製作逐漸遠離原作面貌，導致後代學著往往迷失於真蹟、雙鈎與刻帖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著實讓碑帖成為一項專門的學問，加上歷代作偽與翻刻者的推波助瀾，使得「黑老虎」的稱號不脛而走，一不小心就會吃上悶虧。黑老虎不僅威嚇收藏界，連學術界也一樣，很多藏家與學者都曾經被狠咬過，這也讓碑帖收藏與研究帶著危機四伏的不安全感。

若干年前的懷素〈自敘帖〉（圖1）真偽之爭，肇因於〈水鏡堂本懷素自敘帖〉的出現，涉及的規模與探討的深度可說是繼上個世紀的蘭亭論辯以來之最，論辯的最終當然是成果豐碩。¹至於盛況空前的蘭亭論辯，雖非起因於蘭亭刻本，卻也是由相關的東晉墓誌刻石所引起。郭沫若等人利用新出土的東晉王、謝墓誌與〈蘭亭序〉的風格相較，認為〈蘭亭序〉並非出於王羲之之手，引發一場前所未有的激戰論辯，²時至今日都還有學者持續在關心此議題。³

王羲之（303-361）〈十七帖〉在書法史上評價甚高，更是被譽為草書學習的典範。目前對於〈十七帖〉的研究狀況，多半停留於文史資料上，針對傳世〈十七帖〉不同版本的書法鮮少深入研究，即是稍有論及也都語氣含混，對於所謂〈十七帖〉的善本一直未能產生共識。傳世不同刻本之間的關係確實相當複雜，若僅僅使用傳統刻帖研究的比對方法根本無法釐清彼此優劣。本文將從節筆的角度來分析這些刻本的版本問題，節筆為晉唐法書中特有的書寫現象，因書寫方式的改變而消失於北宋以後的書法作品中，⁴所以觀察刻帖中的節筆型態就可以判斷其與原刻之間的差距。儘管目前無法確定〈十七帖〉的原貌，然而國立故宮博物院尚珍藏一本王羲

1 關於此次論辯的意見及後續發展，請參考中華書道學會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臺北：中華書道學會，2004）；何傳馨、城野誠治，《懷素自敘帖卷檢測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4）；傅申，〈確證〈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從〈流日半卷本〉論〈自敘帖〉非懷素親筆〉，《典藏古美術》，158期（2005.11），頁86-133。

2 相關論點詳見郭沫若等，《蘭亭論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華人德、白謙慎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3 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頁253-366。

4 何炎泉，〈晉唐法書中的節筆現象與摺紙文化〉，《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5期（2013.9），頁1-48。

之〈遠宦帖〉(圖2)墨蹟，此為〈十七帖〉二十幾札中唯一雙鉤廓填本，可以成為版本之間比對的標準依據。除了〈十七帖〉以外，同樣爭訟不休的〈淳化閣帖〉中亦收入〈遠宦帖〉，故也同時會對〈淳化閣帖〉的著名傳世版本進行考察。

二、刻本〈十七帖〉

唐張彥遠(約820-876後)《法書要錄》：

〈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書，大王書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迹及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監裝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襪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二字為二小印印之，跋尾又列當時大臣等。〈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號之。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內一句語稍異者，標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三兩字及帖首三兩字也。⁵

指出〈十七帖〉為唐太宗(598-649；626-649在位)收藏王羲之草書中的一部分作品，裱成一卷，共一百零七行，九百四十二字，因第一帖首行有「十七」二字而得名。⁶他特別提到褚遂良(596-658)監裝一事，並詳細描述裝裱樣式及題署跋尾，又同時提到「貞觀」與「開元」，故他所論應該是真蹟本。⁷張彥遠也收錄二十通書札的內容，接續在這段介紹文字之後。然而目前通行的〈十七帖〉刻本有二十九札，加上順序與張彥遠所記有所差異，故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清楚。

〈十七帖〉歷代翻刻極多，從北宋起即認為傳世墨拓本有兩個主要系統：敕字本與賀知章(659-744)臨本。黃伯思(1079-1118)提出：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邕鄆家所蓄舊本，頗與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

5 (唐)張彥遠，〈右軍書記〉，收入氏著，《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據津逮秘閣本點校)，卷10，頁317。

6 有關〈十七帖〉的詳細討論，見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頁481-492。

7 中田勇次郎著，祁小春譯，〈〈十七帖〉序說〉，收入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彙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頁163-164。

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叙次顛舛，文為「十七帖」而誤目為「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敕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與余所著《法帖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竝列于左方云。⁸

黃伯思認為敕字本與他所跋的本子才是真正的唐刻石，敕字本的說法一直被後代論者所引用，至於黃伯思當年所題之本子今已不得而知，因此無從評論其判斷是否正確。目前傳世的敕字本帖尾有大草敕字和小正書「付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臣褚遂良校無失」（圖3）。較常見的出版品有吳寬（1435-1504）藏本（圖4，上海圖書館）、馮銓（1595-1672）藏本（圖5，河南開封博物館）、姜宸英（1628-1699）藏本（圖6，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上野本）、文徵明（1470-1559）朱書釋文本（圖7）、祁豸佳（約活動於十七世紀）藏本（圖8，三井記念美術館）、嶽雪樓本（圖9，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至於賀監本，相傳為南唐李煜（937-978；961-975在位）根據賀知章臨本所刻，也被認為是〈淳化閣帖〉及〈澄清堂帖〉中〈十七帖〉之祖本，不過學者均持否定態度，認為賀知章臨本根本是出於偽造。⁹

〈十七帖〉版本複雜的刊刻狀況，黃庭堅（1045-1105）評〈長沙法帖〉時已清楚談論到：「〈十七帖〉者必多臨本，永禪師及虞世南、褚庭誨臨寫，皆不甚遠，故世有數本皆不同。此帖全是庭誨筆意，〈楊雄蜀都〉以下，似拙工寫真，但神痴耳！」¹⁰ 他將各版本間的差異視為不同書家臨寫所導致，並未將翻刻的因素考慮進去。不過，黃庭堅的看法似乎未被廣泛接受，因為後代論及〈十七帖〉臨本時，大多只會提到黃伯思所介紹的賀知章臨本。

歷來受到最多關注的莫過於敕字本，帖末的大「敕」字和小正書提供了誘人的線索與訊息，使得觀者往往情不自禁地聯想至張彥遠的「貞觀中內本」，認為此敕字本即是當年唐太宗敕令褚遂良與解無畏根據貞觀內府收藏〈十七帖〉所製作

8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4，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秀水項氏萬卷堂刊本影印），卷下，〈跋十七帖後〉，頁24b-25a。

9 中田勇次郎以為傳世賀知章本可能為偽作，參見其《〈十七帖〉序說》，頁160-164；也有學者完全否定賀監本，見周篤文，〈敦煌卷子中發現的王羲之二帖古臨本——兼談“敕字本十七帖”〉，《文物》，1980年3期，頁49。

10 (宋)黃庭堅，《山谷別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卷12，〈題右軍十七帖後〉，頁4。

的習字法帖。¹¹ 黃伯思在〈跋十七帖後〉不僅認定敕字本出於唐代所刻，也提到褚遂良、解无畏校定的題記，還有意地提到張彥遠記載的「貞觀中內本」，頗有暗示兩者關係之意圖，這樣的說法在後世蔚為主流。南宋姜夔（1155-1221）：「法帖始自貞觀褚遂良所校館本〈十七帖〉。」¹² 認為法帖的出現就是貞觀年間褚遂良所校的館本〈十七帖〉，也就是傳世的敕字本。值得注意的是，張彥遠在介紹「貞觀中內本」時並未提到弘文館刻帖一事，「館本」的名稱顯然是從敕字本中「付直弘文館。臣解无畏勅充館本」而來，黃伯思對敕字本似乎也未有懷疑的態度，姜夔則是進一步將敕字館本視為法帖始祖。顯然，敕字館本在南宋時已完全被認同為唐太宗下令所製作的刻本，如此的說法至今都還是最具影響力。

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分別以祁彥佳藏本（三井本）與姜宸英藏本（上野本）進行長度、字數、行數與間距的測量，結論是長度比「貞觀中內本」略短，多出一行四字。推測多出的行跟字可能跟計算方式與釋文有關，尚屬可以容忍的誤差，所以能夠修正成正好一百七行，但多一字。¹³ 因此，兩者的關係確實相當密切。

敦煌出土唐人臨〈瞻近〉、〈龍保〉二帖（圖 10）也頗值得關注，兩帖並列的順序恰好與張彥遠所記相同，卻與敕字本相異，敕字本的〈瞻近〉排第七，〈龍保〉排第三。敦煌本〈龍保〉只臨寫至「見」字，以下九字皆未臨出，¹⁴〈三希堂法帖〉同樣止於「見」字（圖 11）。不過，〈淳化閣帖〉（圖 12，懋勤殿卷七 51）、〈大觀帖〉（圖 13）與〈澄清堂帖〉（圖 14）則是在「見」字底下多書一「之」字。刻帖順序的雷同驗證了張彥遠所見「貞觀中內本」（〈龍保〉未缺字）的真實性，缺字現象則暗示著一個缺字「貞觀中內本」（刻本或搨摹本）的存在。敕字本除了完整的〈龍保〉帖（圖 15），帖的數量也保存的最多，說明了敕字本可能是根據一個不缺字的「貞觀中內本」所增修而成。日人最澄（767-822）在其《法書目錄》中記錄了〈十八帖大唐石刻〉，黃伯思認為此為〈十七帖〉所誤。¹⁵ 顯然，〈十七帖〉在唐代已經出現刻本，不僅東渡到日本，很可能也流傳到了偏遠的敦煌地區。

11 林業強，〈《十七帖》與《淳化閣帖》〉，收入何碧琪編，《秘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 1010 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頁 165。

12（宋）姜夔，〈絳帖平自序〉，收入（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卷 138，頁 19b。

13 松井如流著，姚宇亮譯，〈《十七帖》小考〉，收入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彙考》，頁 178；中田勇次郎著，祁小春譯，〈《十七帖》序說〉，頁 165。

14 周篤文，〈敦煌卷子中發現的王羲之二帖古臨本——兼談“敕字本十七帖”〉，頁 49-50。

15 祁小春，〈《十七帖》為何闕「月日名白」〉，收入氏著，《王羲之《十七帖》彙考》，頁 254，註釋 35。

關於〈十七帖〉的來歷，宋釋適之《金壺記》：

唐鍾紹京曰：〈十七帖〉草書是右軍真跡，貞觀中裴業進上。太宗詔能搨書僧智辨摹之，上賜辨一本，令使行於世。辨沒，僧曇昉得之，未嘗輕示於人。予知之切，就昉求出，於萬計數年方獲。太宗以草書卷首有「十七日」，以此為〈十七帖〉名。¹⁶

僧智辨曾在貞觀十九年（645）書寫于志寧（588-665）撰文的〈秦州都督姜確碑〉，顯然不只擅長搨摹書法，也相當能書。¹⁷ 鍾紹京（659-746）這段文字也被俞和（1307-1382）抄錄下來：

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正刻本。今世間有二，於卷尾有「十七帖草書。晉右軍真蹟」。貞觀中，裴業進上，太宗詔下，使能搨書僧智辨撫之。親賜智辨一本，將令出外，使人間流傳之從此本出。之後，年深智辨既沒，其本遂入法海僧曇昉，極寶之，不輕出。余知之，遂竊就昉求之，出萬計方獲。太宗以草書卷頭有「十七日」，以此呼之〈十七帖〉。其下實有廿五帖，一百二十行，一千一百二十四字。鍾紹京記。唐中書令封越公。¹⁸

鍾紹京指出〈十七帖〉為「先唐」所刻，可知此段文字應該書於武后（624-705）稱帝的西元 690 至 705 年。他自己所得到的〈十七帖〉為搨書僧智辨所摹搨，由於唐代宮中搨書人即為製作雙鉤本之匠人，所以此本很可能就是雙鉤廓填本。唐太宗賞賜給智辨的這一本，就成為日後民間流傳的祖本。鍾紹京還特別指出此帖雖稱〈十七帖〉，但是實際上僅有二十五帖，一百二十行，一千一百二十四字，這裡明顯又與張彥遠所見「貞觀中內本」不太相同，不禁令人懷疑張彥遠的紀錄或許有所闕漏。鍾紹京為武周朝人，生卒相當接近貞觀，且本身收藏二王法帖頗豐，因此這段題記確實頗具文獻價值，有進一步考量的必要性。¹⁹

關於「太宗詔能搨書僧智辨摹之」的說法難免啟人疑竇，畢竟太宗內府已經有

16 (宋)釋適之，《金壺記》，卷下，〈萬計〉，收入(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卷 292，頁 1a-1b。

17 「于志寧撰。釋智辨正書。貞觀十九年十月。金石錄」，收入(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卷 67，〈秦州都督姜確碑〉，頁 9b。

18 (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收於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冊 7，卷 1，〈元俞紫芝臨十七帖〉，頁 1003。

19 中田勇次郎認為鍾紹京這段文字指出〈十七帖〉的由來，極其珍貴，見其《〈十七帖〉鑒賞記》，收入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彙考》，頁 266-267。

一批擅長製作雙鉤模本的搨書手，如鉤摹〈蘭亭序〉的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與諸葛貞，為何還需要特別找來智辨處理此事。不過，若參考〈集字聖教序〉的狀況或許可以稍微明朗，此碑最終製作的諸葛神力與朱敬藏皆供奉於內府，但整體的選字與編排卻是由弘福寺和尚懷仁來進行。因此，唐太宗的確可能基於各種理由，詔令搨書能手智辨來處理新入藏的〈十七帖〉。

根據祁小春的考察與研究，〈十七帖〉全冊皆缺「月日名白」，加上多處文句遭到刪減，因此他推測張彥遠所見「貞觀中內本」與傳世敕字本皆是經過褚遂良編輯整理後的草書學習範本。²⁰ 中田勇次郎推測〈十七帖〉為草書尺牘的緣故才會省略「月日名白」，祁小春雖然舉例草書札中保留「月日名白」來加以反駁，不過這些例子皆僅能說明部分草書札沒有省略「月日名白」，並無法完全駁斥中田勇次郎說法的可能性。²¹ 事實上，根據鍾紹京的文字記載，唐太宗能夠憑藉帖首的「十七日」來命名〈十七帖〉，顯示出當年智辨奉召所摹的墨蹟祖本已經沒有「月日名白」，因為「十七日」已是正文中語。

或許，〈十七帖〉一開始就是以完整的作品集形式進獻給唐太宗，而不是像張彥遠文字中所提到的，由內府收藏的三千紙王羲之書蹟中挑出編輯而成。唐太宗本人也完全將〈十七帖〉視為類似〈蘭亭序〉的完整作品看待，才會把這批信札直接命名為〈十七帖〉，這樣的訊息也保存在傳唐太宗的〈筆意〉：「夫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真書〈樂毅論〉、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畫（原本為畫字），書之道也。」²²

至於褚遂良除了張彥遠說的監裝〈十七帖〉外，是否還做了編輯整理的工作，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敕字本後面那些小楷書，因此敕字與小楷書的真偽就成為〈十七帖〉是否經過褚遂良編輯的重要關鍵。「敕」字有學者認為與唐玄宗（685-762；712-756 在位）的「敕」字寫法接近，應出於後添，小楷書題記的方式也不符合文獻中貞觀內府的法書題寫格式，所以這兩個部分顯然都是出於好事者的畫蛇添足。²³ 至於敕字本完成的時間為何？目前也是處於眾說紛紜的狀況，中田勇次郎

20 祁小春，〈《十七帖》為何闕「月日名白」〉，頁 254-255。

21 祁小春，〈《十七帖》為何闕「月日名白」〉，頁 243-247。

22 原為「畫」，現據《全唐文》改為「畫」，收入（宋）朱長文，《墨池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卷 1，〈唐太宗筆意〉，頁 65；〈筆意〉無法確認為唐太宗親作，相關研究見張天弓，〈唐太宗《筆意》考〉，收入氏著，《張天弓先唐書學考辨文集》（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9），頁 439-440。

23 王玉池認為出於北宋人所造，詳見王玉池，〈《十七帖》在王羲之書跡中的地位與重要版本評

認為是南唐李後主時所刻，²⁴ 西林昭一認為刻於八世紀，²⁵ 周篤文則是認為北宋晚期。²⁶ 無論敕字本製作年代為何，褚遂良重新編輯修訂〈十七帖〉的說法似乎不太可靠，不過此本與貞觀中內本有關是肯定的。

三、雙鉤本〈遠宦帖〉

關於敕字本的問題，無論從文獻還是傳世五花八門的刻帖來探討，顯然都進入膠著的狀態，因此有必要仔細考察傳世〈十七帖〉唯一的一件雙鉤摹本。此帖前黃絹隔水有宋徽宗（1082-1135；1100-1125 在位）瘦金墨書題「晉王羲之遠宦帖」，故名〈遠宦帖〉，著錄於《宣和書譜》中，又因起首「省別」二字，故歷來也有以〈省別帖〉稱之，²⁷ 也曾著錄於張彥遠《法書要錄》中。宋初〈淳化閣帖〉卷六收有此帖，後〈絳帖〉、〈汝帖〉、〈大觀帖〉、〈鼎帖〉、〈寶賢堂帖〉、〈澄清堂帖〉（孫承澤本）等均列入。

摹本上最早的收藏印記為北宋徽宗內府，有「大觀」、「宣和」諸印璽，卷首鈐雙龍方印。徽宗所藏古代書法，多以泥金書於月白絹簽上，下鈐雙龍圓印，如唐孫過庭（生卒年不詳）〈書譜〉。然此帖卻書於黃絹隔水上，且鈐雙龍方印，與鑒藏繪畫格式相同，如宋黃居采〈山鷓棘鴉圖〉。²⁸ 卷上「群玉中祕」、「明昌御覽」疑偽，²⁹ 南宋賈似道（1213-1275）「秋壑圖書」印，元張金界奴「張氏珍玩」、「北燕張氏珍藏」等印疑偽。後入元內府，有鑒藏印「端本」，端本堂為至正九年（1349）時元順帝（1320-1370；1333-1370）所增設，是為太子講讀之所。明時為項元汴

述》，收入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彙考》，頁 218-220。

24 中田勇次郎著，祁小春譯，《〈十七帖〉序說》，頁 164。

25 西林昭一著，祁小春譯，《〈十七帖〉》，收入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彙考》，頁 194。

26 周篤文，〈敦煌卷子中發現的王羲之二帖古臨本——兼談“敕字本十七帖”〉，頁 50。

27 本文為避免混淆，〈遠宦帖〉專指雙鉤墨蹟本，刻帖中〈遠宦帖〉則通稱〈省別帖〉。

28 徐邦達，〈遠宦帖〉，收入氏著，《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頁 29。

29 根據王耀庭的觀察研究，「群玉中祕」的使用應有一定的格式，都是鈐在龜甲紋綾後隔水的騎縫上，趙幹〈江行初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波士頓美術館藏）、〈唐人十二月儀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上的「群玉中祕」為同一方印，其他金章宗用印位置也都相當一致。〈遠宦帖〉上的「群玉中祕」與懷素〈自敘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及傳顧愷之〈女史箴圖〉（大英博物館藏）上為同一方，三者鈐蓋位置並不固定，故相當可疑。詳見王耀庭，〈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 期（2004.9），頁 18。

(1525-1590) 所藏，入清由耿會侯（約活動於十七世紀）、安岐（1683-?）所遞藏，曾著錄於《墨緣彙觀》，後入清內府，然未見內府收藏印，《石渠寶笈》亦無著錄。³⁰

此札受信人為周撫（293-365）。周撫是周訪（260-320）之子，乃王羲之兄籍之妻周氏從兄，又和陶侃（259-334）是兒女姻親，侃子瞻娶周撫妹為妻。周撫於永和三年（347）任益州刺史，至興寧三年（365）去世。周撫曾為王導（276-339）部屬，故與王家關係密切。陶侃於咸和五年（330）鎮守武昌，周撫是時至武昌，後遷建監巴東，刺史益州。咸和九年（334）陶侃死後，庾亮（289-340）鎮武昌，羲之為參軍，故與周撫往來甚密。書信中提到「武昌諸子」應指當時與羲之（340江州刺史）同在庾亮幕中的殷浩（?-356）、庾翼（305-345）、王胡之（?-349）、王興之（310-340）、范汪（約 308-372）、孟嘉（296-349）、孫盛（320-391）等人。³¹

此作有宋徽宗內府收藏印，因此年代不會晚於北宋，一般論者多視為唐代雙鉤摹本。³² 唐代雙鉤摹本的製作方式，是將鉤摹紙置於原作上方以墨線鉤出線條外輪廓線，之後再填上墨色，因此往往有「下真蹟一等」的稱譽，很多雙鉤名蹟甚至被視為真蹟保存下來。徐邦達認為此作鉤摹精到，筆畫的鋒芒棱角畢現，確為唐摹善本。³³ 此帖不僅僅保存了王羲之書法之神韻，更可以用來比對傳世刻帖與該鉤摹本的關係。³⁴

然而，〈遠宦帖〉的品質真的可以相信是「下真蹟一等」嗎？事實上，此鉤摹本確實相當忠實地保留許多王羲之尺牘的特徵，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節筆的部分。王羲之存世的雙鉤墨蹟中，很多作品都出現節筆的蹤跡，例如〈喪亂帖〉（圖 16）。節筆除了反映東晉時摺紙持書的習慣，跨寫在摺痕上的隨意性也透露出稿本性質，這

30 張光賓，〈晉王羲之遠宦帖卷〉，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菁華特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 12-13。

31 劉茂辰、劉洪、劉杏，《王羲之王獻之全集箋證》（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頁 90；「武昌諸子」亦有指陶侃諸子，見包世臣，《藝舟雙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十七帖疏證〉，頁 59-60；徐邦達，〈遠宦帖〉，頁 29。

32（明）顧復，《平生壯觀》，收入《藝術賞鑑選珍續集》（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1，據北平莊氏洞天山堂藏清仿宋精鈔本影印），上冊，卷 1，〈遠宦帖〉，頁 17；（清）安岐，《墨緣彙觀》，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冊 10，〈遠宦帖卷〉，頁 318。

33 徐邦達，〈存世古摹王羲之墨蹟匯考〉，《中國書法》，1982 年 1 期，頁 45-49。

34 有學者從用筆方式與「氣息」來分辨唐摹本與〈十七帖〉之間的差異，詳見亓漢友，〈從摹本王羲之草書起收筆方式論到刻本《十七帖》的代表性〉，山東省書法家學會網站：<http://sdssfjx.com/newsView.asp?id=543>（檢索日期：2013 年 8 月 20 日）。

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唐代，最著名就是孫過庭的〈書譜〉（圖 17）。節筆在宋以後的作品中基本上就消失了，因此可以視為晉唐法書中相當重要的時代特徵。³⁵ 在中國書法史上，節筆向來不見於書學著作的討論中，也從未被當成主流的優良筆法被學習，³⁶ 凸顯出唐以後書家對於節筆的陌生。因此，〈遠宦帖〉上這些被世人遺忘的清晰節筆的確可以說明這些晉唐雙鉤摹本的逼真程度，完全無愧於下真蹟一等之譽。

〈遠宦帖〉上保存的節筆不少，分別在第三、四及六行。第三行的「亦」、「遠」、「宦」、「下」，第四行的「問」、「老」，第六行的「下」，這幾處明確的節筆精準地保留下王羲之當年書寫時的摺紙痕跡（圖 18），可以輕易地畫出三條筆直的摺痕。根據鐘民豐的估算，摺痕寬度的尺寸完全符合當時先捲再摺的方式與習慣。³⁷ 從目前裝裱形式看起來，整幅作品稍有往右傾的狀況，考慮宣和裝的完整性，可以合理推測裝裱前應該就是傾斜的，所以才會持續保持歪斜的狀態。每一行的起始處就視覺上而言相當水平，故原稿很可能就是寫成歪的。若進一步檢視摺紙痕，可以發現這些線條也是帶有傾斜的角度。這些都具體反映出在捲紙時兩端並未對齊，導致摺出的紙痕就是傾斜，而書家在摺痕的引導與影響下，使得每一行的書寫都出現傾斜的狀態。因此，雙鉤本〈遠宦帖〉上的節筆與不經意的捲、摺紙，都明確指出此作的稿本性質，保留了當時的草擬樣貌。

〈遠宦帖〉上的摺紙痕是否完整相當重要，關係到褚遂良編輯〈十七帖〉的問題。目前可以畫出的摺紙痕相當完整筆直，並無遭到改動的跡象，因此這件尺牘原先若有「月日名白」，只能位在第一行的右邊，而且要剛好寫完一整行，否則褚遂良勢必要去調整每個單字的位置，這樣一來，原始的摺痕就會遭到破壞，絕不可能可以畫出如此完好的筆直摺線。傳世王羲之行草作品中並未見到「月日名白」佔滿一行的例子，顯示此作原本就沒有「月日名白」，符合中田勇次郎的推測。若再考慮唐太宗當年命名〈十七帖〉時，首帖也是缺「月日名白」，似乎可以合理推測〈十七帖〉全數皆無「月日名白」，就如同今日所見刻本一般。事實上，雙鉤本〈遠宦帖〉整體書寫自然，線條粗細變化合宜，字型大小也未見到刻意調整的狀況，完全與其他傳世王羲之雙鉤摹本風格一致。顯然，〈十七帖〉經過褚遂良編輯修訂的

35 何炎泉，〈晉唐法書中的節筆現象與摺紙文化〉，頁 1-48。

36 目前僅看到米芾提過這種筆法，他稱為摺紙書，並將之轉化為自己的筆法，詳見亓漢友，〈米芾折紙書考析〉，《書法報》（2010 年 1 月 20 日），1 版。

37 鐘民豐，〈「畫譜」節筆及古法帖折紙方法之探索〉，《故宮文物月刊》，115 期（1992.10），頁 34。

說法是有問題的。

除了〈遠宦帖〉外，在苦無其他傳世雙鉤本可供觀察比較的狀況下，僅能重新檢視傳世〈十七帖〉刻本中之節筆狀況。傳世〈十七帖〉刻本上所保存的節筆相當有限，不過還是有少數的節筆可以被觀察到。例如〈瞻近帖〉第四行「苦」字即帶有明確的節筆，暗示這裡存在著一道摺痕，其餘可能的節筆都已經被修飾掉。至於「果」與「耳」則是保存下特殊的破鋒筆畫，由於高突的摺痕導致筆毫被分成兩半，產生開叉的線條（圖 19）。這三個字恰好在同一直線上，因此可以清楚畫出一條筆直的摺線，從「果」到「耳」都沒有被更改過，不僅位置沒移動，字的大小也沒被調整。無論雙鉤本還是刻帖上的證據，都傾向〈十七帖〉並未遭到修改，若不考慮後代增添帖數的部分，目前傳世的〈十七帖〉版本很可能就接近當年進獻的狀況。至於其他刻帖中那些明顯的修改痕跡，例如字型大小一致，筆畫粗細均勻等等，應該都是出於後世刻帖過程中的調整與修改。

根據祁小春的研究，東晉時期的士人在書寫尺牘的態度上比較謹慎，所以都會先打草稿，甚至是謄寫數次再擇其中佳者寄出。除了起草底稿外，那些未使用的謄抄本，最終也都可能會以稿本的形式被保存下來。也就是，流傳到今天的晉人書蹟中，確實有不少是屬於這些未曾寄出的書翰謄本或底稿，故此現象相當值得重視。根據文獻記載，晉朝士族高官確實有保存底稿的習慣，郗超（336-378）就曾將自己寄給桓溫（312-373）的信稿一一保存下來，以備將來不時之需。³⁸

〈十七帖〉共收書翰二十餘通，受信人不只周撫一人。能夠同時將寄往各處的信札保存下來，應該只有王家之人，所以〈十七帖〉很可能就是寄出書信的底稿。³⁹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萬歲通天帖〉中。〈萬歲通天帖〉又稱唐摹〈王羲之一門書翰〉、〈王氏寶章集〉。萬歲通天二年（697），鳳閣侍郎王方慶（?-702）獻出他十一代祖王導，十代祖王羲之、王薈，九代祖王獻之（338-386）、王珣（349-400），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生卒年不詳）共二十八人的墨蹟十卷。⁴⁰武則天（624-

38 「《三十國春秋》：超既與桓溫善，而溫有不臣之心，愾深惡以誡超。超臨亡，謂門人曰：『吾有與桓溫書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傷為敝。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書。』及卒，愾果悲慟成疾，門人呈此書，皆是與桓溫謀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唐）許嵩，《建康實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卷9，〈郗超〉，頁24a。

39 祁小春，〈官奴考——王羲之晚年生活中諸問題綜考〉，收入氏著，《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頁482-483。

40 「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

705) 命人摹搨後，將原作發還王方慶，傳為書史佳話。⁴¹ 一門二十八人的尺牘，除了年代不同外，收信人也都相異，王方慶如何能夠完整收集到這些作品，最可能的狀況就是這些都是未寄出的信件底稿，才會如此完整地保存在王氏後人手上。

單從〈十七帖〉的稿本性質，尚且無須考慮草書信札可省略「月日名白」的作法，就已經可以合理解釋為何全數缺乏「月日名白」，畢竟草稿本來就以內容撰擬為目的，完全沒有必要多此一舉地加上正式信札中需要出現的「月日名白」。

四、敕字本〈省別帖〉

透過文獻、刻帖與雙鉤摹本的研究，對於傳世〈十七帖〉刻本的某些疑惑已經稍加明朗，接著將利用節筆獨特的時代性對不同版本加以考察，希望能夠進一步評比出彼此的優劣。

張彥遠〈右軍書記〉第一件介紹的作品就是〈十七帖〉，凸顯該帖在中晚唐的崇高地位，書史上更奉為今草的經典。〈十七帖〉在書法史上儘管受到極大重視，不過因為版本過於紛雜，加上刻本本身的複雜性，使得研究者對於善本往往抱持不同的看法。張伯英（1871-1949）、翁闈運（1912-2006）推崇吳寬本，王玉池首推嶽雪樓本，羅振玉（1866-1940）、中田勇次郎（1905-1998）則偏好祁彥佳本。姜宸英本因修補填墨過多而被認呆滯不自然，雖被翁闈運認為是宋拓本中最差，不過中田勇次郎卻頗多讚賞。面對這個混亂的現象，有必要對傳世〈十七帖〉刻帖從不同角度進行更詳細的考察，以還原其歷史真相。目前傳世的幾個敕字本拓本，據這些擁有豐富碑帖鑑賞經驗的學者專家意見，多數認為是唐刻宋拓或宋刻宋拓，僅有馮銓本被認為是唐拓本，而且獲得不少認同。為了證明馮銓本稱得上唐拓，多數論者從收錄帖數的完整、刻工與拓工的精良，及書法的精神氣韻來加以論述，得出此本勝過其餘宋拓本的結論，不過翁闈運並不同意此說，持宋刻本的說法。⁴²

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並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9），卷 89，頁 2899。

41 「后不欲奪志，遂盡模寫留內，其本加寶飾錦繡，歸還王氏。」（唐）寶泉，《述書賦》，收入（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 6，頁 199。

42 王玉池，《〈十七帖〉在王羲之書跡中的地位跟重要版本評述》，頁 222-227；西林昭一，《〈十七帖〉》，收入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彙考》，頁 196-205；中田勇次郎，《〈十七帖〉序說》，頁 166-167；松井如流，《〈十七帖〉小考》，頁 181-187；牛光甫，《〈唐拓十七帖〉管窺》，《書

就以目前較多人推崇的馮銓本來說，是否光憑這些主觀且抽象的文字描述與評斷就能夠證明是唐拓本？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字口清晰與鋒芒銳利的特徵在其他拓本上也都可以見到，而拓工的好壞與年代早晚更是沒有絕對的關係，畢竟任何時代都存在著優、劣的技術。最後是書法的氣韻精神，這確實相當抽象而籠統，類似的評語都可以套用到其他的宋拓本，所以很容易陷入各說各話的窘境。由於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與客觀的比對標準，使得幾乎沒有任何善本可以獲得眾人首肯。顯然，就目前法帖的研究現況而言，〈十七帖〉最善本之爭的戲碼離落幕還有一段距離。事實上，不單單是〈十七帖〉，所有刻帖的善本都面臨相同的研究困境。

多數學者在考察〈十七帖〉與〈淳化閣帖〉之間的關係時，或多或少都會意識到傳世尚有一本品質精良的雙鉤〈遠宦帖〉可以比較，這對紛沓雜亂的〈十七帖〉版本研究曾經露出一線曙光，然而對於版本優劣始終沒能獲得突破性的進展。⁴³

〈遠宦帖〉墨蹟摹本與傳世〈省別帖〉（〈十七帖〉）刻本相比，可以輕易發現兩者字、行數與位置相近，但其間差異不小（表1）。最明顯就是「篤」字的末筆寫法完全不同，雙鉤本由下往上（線條斷開）寫，最後順勢收圍成一個三角形，刻本則是從斷開處誤接到收筆處，書寫方向完全相反。敕字本「篤」字錯誤的筆順可以從雙鉤本清晰的細節來理解，這種細絲筆畫在翻刻中確實很容易被誤解或忽略，導致翻刻者將之曲解成敕字本的筆順。「安」字內「女」的特殊轉折帶筆在刻帖中被修成看似平順自然的動作，卻反而距離王羲之更加遙遠。雙鉤本「情」字的筆鋒變化及末筆收筆也都遠較刻本來得生動自然。除雙鉤本與刻本間存在的那些差異，所有傳世〈十七帖〉刻本都帶著某種程度的生硬感，完全不符合毛筆自然書寫的線條外觀。若稍加思考敕字本與唐內府的密切關係，這些生硬與刻板就顯得極不合理，與當時內府製作的雙鉤廓填本差距太遠。傳世〈十七帖〉不自然的問題根本也不需要跟最高等級的雙鉤本相比，只要比對同為刻帖的〈集字聖教序〉就可以一目了然（圖20）。此碑整體的靈活度與精緻度都達到很高水準，宋初周越（生卒年不詳）對此深有體會：「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⁴⁴〈集字聖教序〉除了同樣經過摹勒上石、刻製與傳拓的步驟，還比〈十七帖〉更多了摹搨集字的工序，然而拓本上的單字依舊能夠感受到相當自然的書寫線條與細緻

法研究》，2輯（1979.10），頁1-19；翁闓運，〈論《十七帖》宋刻版本〉，《文物》，1980年3期，頁51-54。

43 林業強，〈《十七帖》與《淳化閣帖》〉，頁162-180。

44 見（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頁33b-34a。

的筆法變化，被譽為傳世王羲之刻帖之最。〈集字聖教序〉所展現的高品質無疑更凸顯傳世〈十七帖〉的不佳。

表一 墨蹟本〈遠宦帖〉與其他刻帖比較

	「篤」字	「安」字	「情」字
遠宦帖			
姜宸英本			
吳寬本			
祁豸佳本			
嶽雪樓本			
文徵明朱書本			
馮銓本			
鼎帖			
最善本			
澄清堂帖			
河南本			

值得注意的是，〈集字聖教序〉並非出於唐太宗敕令，只是「京城法侶請立」。集字者懷仁是弘福寺的和尚，朱靜藏與諸葛神力這兩位實際製作者才是來自內府。朱靜藏為武騎尉，相當於從七品。諸葛神力，其銜「文林郎」為文散官，從九品。雖然兩人無聞於書史，然從此碑的高水準看來，當屬一流好手。事實上，諸葛神力的兄弟諸葛貞可是大名鼎鼎，⁴⁵是當年唐太宗與高宗敕令摹搨〈蘭亭記〉與〈樂毅論〉的宮中搨書手。⁴⁶諸葛貞任職於弘文館，官銜也是文林郎，所以兩兄弟應該同為內府供奉。⁴⁷來自內府的諸葛神力與朱敬藏解釋了此碑所具有的高品質，不過嚴格說來這只是京城寺廟請立的一方碑石，規模與等級自然無法與相傳唐太宗敕令刻製的〈十七帖〉相比。若敕字本〈十七帖〉的傳說屬實，並不難想像其水準會有多高。然而，傳世敕字本〈十七帖〉所表現出來的恰恰相反，不僅整體書法品質不佳，甚至很多地方都顯得怪異且不合理，反映出摹刻失真的翻刻特徵。

以上偏向風格與品質的評斷對某些人而言或許足夠，但也可能是完全缺乏說服力，這種方法上的不嚴謹與認知上的分歧已經成為長久以來善本佳拓的爭訟根源。所幸，北宋以前摺紙持書的特殊書寫方式，使得具有時代意義的節筆成為探討法書刻本優劣的重要參考指標。節筆保存在晉唐法書中不算少，多數被發現在墨蹟或雙鉤廓填本上，這些型態明確的節筆長久以來頗受學界關注，但是刻帖上的節筆就乏人間津，尚未有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五、消失的節筆

要考察刻帖中的節筆，摹刻最為精妙的〈集字聖教序〉自然成為首選。綜觀〈集字聖教序〉全碑的書法，其中唐太宗〈聖教序〉與高宗〈述聖記〉呈現出與其

45 王景新，〈浙江古村落經濟社會變遷研究要報——浙江近代典型村落經濟社會變遷系列研究之五（05WZT005）〉，浙江師範大學農村研究中心 http://rcc.zjnu.edu.cn/admin/News_View.asp?NewsID=35（檢索日期：2013年8月26日）。

46 「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見（唐）何延之，〈蘭亭記〉，收入（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3，頁130；「至高宗，又勅馮承素、諸葛貞搨〈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見（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收入（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3，頁114-115。

47 該譜記載諸葛神力為永徽三年（652）進士，官平江尹，太宗嘗命鑄〈聖教序〉。此處記載可能有誤，因為此記載若屬實，表示在永徽三年進士及第前，諸葛神力已任職於太宗內府。然而在考取進士後二十年的咸亨三年（672），卻仍任低階的文林郎，顯然不合常理。關於諸葛家族與王羲之的關係，詳見何炎泉，〈集字聖教序〉，收入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66。

餘部分不同的選字審美標準。〈聖教序〉與〈述聖記〉整體上偏向平和端莊，選用的單字造型也多均衡優美，集字者在處理這兩段文字似乎有意避免使用有節筆的單字，僅出現幾處不甚明顯的節筆（圖 21），若非仔細找尋根本難以發覺。這種謹慎選字的態度反映出集字者不僅意識到節筆的存在，也很清楚地意識到節筆所反映的草稿性質與隨意性，否則不會如此刻意地避開帶有節筆的單字，以彰顯示這兩篇文章的神聖與莊嚴。確實，王羲之帶有節筆的單字無論在結字或是用筆上都比較率性隨意，與〈聖教序〉與〈述聖記〉端正典雅的選字標準相當不同。至於附在〈聖教序〉與〈述聖記〉後面的太宗箋答與高宗箋答，就採用較多恣意書寫的單字，結字上也帶著較多誇張的型態。隨著選字標準的改變，這兩段字數不多的箋答文字也選用了較多帶有節筆的單字（圖 22）。最為誇張的是〈心經〉與最後五人名銜的部分，不僅錯誤不少，⁴⁸連單字風格也稍嫌凌亂，短短一百多字即出現不少節筆，而且節筆的型態都相當清楚，明顯與前面典雅的選字標準完全不同。從字型風格的選擇到節筆的抉擇，都暗示全碑的集字可能不只出自一人之手。⁴⁹

關於〈集字聖教序〉複雜的製作狀況暫不深入探討，重心將放置於〈集字聖教序〉中的節筆。從相似的外觀上判斷，〈心經〉的「亦」字明顯摹自〈遠宦帖〉，兩者都帶有清楚的節筆型態（圖 23），顯然相當忠實地保存了節筆的外觀。

節筆在刻帖中的摹刻、修改與消失的種種狀況正好可以利用〈書譜〉來加以考察，因為〈書譜〉的墨蹟不僅尚存且帶有大量節筆，同時也流傳著數本年代確定的刻本與翻刻本。藉由比對這些不同版本的節筆型態，確實可以觀察到節筆在翻刻過程所產生的變化。

根據〈書譜〉墨蹟本製作的傳世刻帖中較常見的有太清樓本（圖 24）、停雲館本（圖 25）與安岐刻本（圖 26）三種。這三個刻本時代不同，刊刻等級也不一樣，但卻都能精確地反映出墨蹟本中的節筆。顯然，有墨蹟本比對的幫助下，即使遠離摺紙持書的時代，摹刻者與製作工匠基本上還是可以忠實於原作，將那些看來怪異的節筆保存下來。然而，若仔細觀察與比對，還是不難發現這些摹刻者仍舊在不同程度上對於墨蹟中的節筆做了些許的修改。

48 啟功，《〈集王羲之聖教序〉宋拓整幅的發現兼談此碑的一些問題》，收入氏著，《啟功書法叢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12-113。

49 王煥林透過該碑文史脈絡的考察，得出僅有〈聖教序〉為懷仁所集的結論，見王煥林，《書法史論叢稿》（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頁 122-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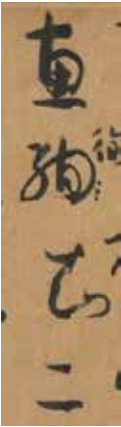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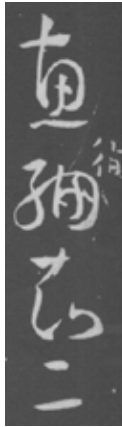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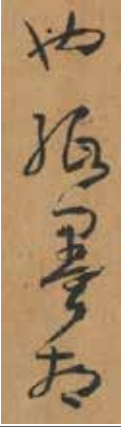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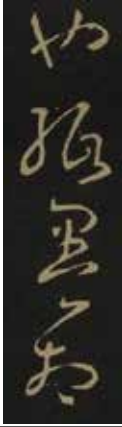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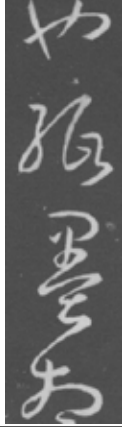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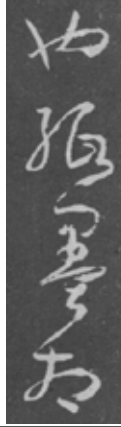




至於傳為薛紹彭摹刻的本子中（圖 27），很明顯地將原本偏鋒的扁薄節筆修整成看似渾圓中鋒的筆畫（表 2），這也說明此本應該是摹刻自宋代之刻本。⁵⁰ 存在於墨蹟中的那些偏鋒節筆看起來確實造型奇特，在難以精準摹刻出偏鋒效果的刻帖中就更顯得詭異，這對不瞭解節筆的人肯定是很大的障礙，也很容易讓翻刻者誤認為這些怪異的節筆乃是出於刻製過程中的失誤，進而自動地將之修改成可被接受的合理筆畫。當然，若直接翻刻自墨蹟本，刊刻者就少了上述的認知誤區與修改過程，僅需要確認墨蹟與刻帖相似即可。

停雲館本也是一個相當值得參考的例子，文徵明在缺乏前卷墨蹟的狀況下，⁵¹ 利用了古代刻本來翻刻，所以僅有後卷刻自墨蹟本。現將停雲館本前卷、墨蹟本及安岐本相較，即可發現前卷中很多節筆都被修飾成不明顯，甚至完全變形的筆畫（表二）。若從破損處判斷，停雲館本很可能是摹刻自薛紹彭本。這兩個翻刻本中修飾節筆的情況，正好可以用來理解翻刻者在缺乏節筆概念與墨蹟本的幫助下，如何對待這些狀似奇異的筆畫。停雲館帖的前卷翻刻自薛紹彭本（薛本翻刻自宋刻本），也就是翻刻第二次的本子，歷經兩次的整形之後，這些節筆確實逐漸被修改成外觀比較正常的筆畫。儘管停雲館帖的翻刻者有下卷墨蹟可供參考，由於時代的差異與刻帖製作程序上的限制，摹刻者完全不可能讓上卷逐漸變形消失的節筆重新復原。基於各種因素，節筆在翻刻過程中只會逐漸減少與消失，逆向回復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因此，節筆型態上的變化就成為晉唐法帖刊刻年代與翻刻與否的重要參考指標。

50 施安昌，〈孫過庭「書譜」的宋代刻帖〉，《紫禁城》，2004 年 1 期，頁 113-117。李郁周，〈故宮卷《書譜》是“一件”草書作品——《書譜》稱名、存佚、用紙、改寫與分卷問題〉，收入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頁 292-294。

51（明）文嘉，《鈐山堂書畫記》載錄自嚴嵩家籍沒的書畫藏品，其中有「孫過庭〈書譜〉一，上卷費鵝湖本，下卷吾家物也。」收入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8 冊，2 集 6 輯，頁 42。

表二 墨蹟本〈書譜〉與其他刻帖比較

	墨蹟本	停雲館本	薛紹彭本	安岐刻本
「惠」				
「絢」				
「徇」				
「知」				
「二」				
「也」				
「紙」				
「墨」				
「相」				
「也」				
「心」				
「遽」				

六、節筆與版本

雙鉤本〈遠宦帖〉不僅保存王羲之草書的樣貌，其中帶有明顯節筆的幾個字，更是成為考察傳世敕字本〈十七帖〉版本最重要的依據與標準。簡而言之，這些節筆在姜宸英本、吳寬本與祁豸佳本三個版本中大致消失，僅姜宸英本、吳寬本、文徵明朱書本、馮銓本在「問」、「知」二處還有些蛛絲馬跡（表三），不過雙鉤本的「知」字節筆處因為破損而未被保留下來。「問」字在這些本子中皆被修成波浪狀線條，顯然是經過多次翻刻後的結果，反映出翻刻者在沒有墨蹟本參考的情形下，憑著自己的認知來加以調整，完全搞不清楚這些節筆的書寫脈絡。「知」的節筆雖然看似保存下來，也僅是稍稍有個樣子，若沒仔細看很可能會以為是刻錯，與真正的節筆有相當差距。幾個本子中遭到修改最多的就屬祁豸佳本，末行「知」的節筆完全被修掉，「問」字不合理的波浪線條也被修整成上部平整的怪異線條。

儘管〈遠宦帖〉上「知」的節筆部分已經破損，由於摺線的通過，暗示此處存在著節筆。有趣的是，敕字本儘管在摹刻上因失誤而漸行漸遠，卻意外地保存了雙鉤本中失去的節筆，所以敕字本上「知」字節筆顯示出所根據祖本比現存雙鉤本的祖本更加完整，「篤」字末筆相同的寫法也將傳世敕字本都指向同一來源。總之，傳世敕字本〈十七帖〉上所保存下來的節筆多數都跟雙鉤本的節筆相去甚遠，除非真正清楚節筆的意義與概念，否則很難能夠聯想與節筆相關。

表三 墨蹟本〈遠宦帖〉與其他刻本比較

	「亦」字	「遠」字	「宦」字	「下」字	「問」字	「知」字	「足」字
遠宦帖							
姜宸英本							
吳寬本							
祁豸佳本							
嶽雪樓本							
文徵明朱書本							
馮銓本							
鼎帖							
最善本							
澄清堂帖							
懋勤殿本							

表中所收紹興十一年（1141）〈鼎帖〉（上海圖書館藏，又稱〈武陵帖〉），歷來討論〈十七帖〉文章罕有論及，稱不上鑑賞家眼中的善本。根據宋曾宏父（生卒年不詳）《石刻鋪敘》所載，此帖乃是「郡守張斛集〈祕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汝〉、〈海〉諸帖參教有無，補其遺缺，以成此書。」⁵²上圖所藏殘冊存有王羲之五十帖，其中二十二帖見於〈淳化閣帖〉，有十四帖（從〈月半帖〉至〈遠婦帖〉）與〈淳化閣帖〉卷七中所收的次序行款一致，可見其確實有源自〈淳化閣帖〉的部分。不過，〈鼎帖〉中所收〈省別帖〉（圖 28）卻與〈淳化閣帖〉本不同，反而與雙鉤〈遠宦帖〉位置完全一致，顯示出摹刻來源與雙鉤〈遠宦帖〉的密切關係。⁵³

此帖雖然刻摹不佳，相較那些書法史上的著名刻帖，卻意外地保存較多雙鉤本的特徵（表 3）。首先是第二行的「情」字收筆處與雙鉤一致，往右出鋒，而非敕字本的往下（表 1）。「宦」字的節筆痕跡相當清晰，不像敕字本中已經完全被修飾成平整線條。「遠」字在雙鉤本中的節筆後半呈現細絲狀，或許是出於摹刻過程的誤差，才會出現〈鼎帖〉本中線條消失的狀況。第四行末字「篤」收筆方式完全與雙鉤本相同（表 2）。末行的「知」字也很有趣，〈鼎帖〉本呈現出細線般的筆畫型態，反映出刻製者在不瞭解雙鉤本殘損的情況下，進而將之合理化。敕字本中第四行的「問」字怪異節筆在〈鼎帖〉本則是完全被修改掉。事實就是，〈鼎帖〉本雖然也經過翻刻且摹刻不精，卻因為保留許多與雙鉤本相同的特徵與節筆痕跡，反而顯示與雙鉤本的親近關係，而被認為刻摹精良的敕字本反而與雙鉤本相去甚遠。節筆這個重要的晉唐書寫現象，顯然沒有在傳世敕字本〈十七帖〉中被忠實地保留下來，即時還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也都被修改變形到難以辨認的地步。

宋以後利用桌子書寫可以說徹底地改變書寫的方式，書家不需要像古代那樣持拿在手中書寫（圖 29），也不再藉由摺紙來加強書寫面的強度，因此跨寫在摺紙痕上的節筆便消失無蹤，使得當時人對於節筆可說是完全陌生。這種對古代節筆的陌生感，加上缺乏原蹟的比對，確實容易在每一次的翻刻過程中有意識地去修正這些怪異的節筆，調整成比較符合自己視覺經驗的自然線條。儘管如此，有些特別誇張

52 (宋) 曾宏父，《石刻鋪敘》（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清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下，〈武陵帖〉，頁 23-24。

53 仲威在介紹〈鼎帖〉已經發現此本與〈閣帖〉本的差異，也提到用雙鉤〈遠宦帖〉來進行校勘，不過並未注意到節筆的部分。詳見仲威，〈宋拓《鼎帖》真本殘卷〉，收入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 4·宋汝帖 宋雁塔題名帖 宋鼎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44-45。

的節筆並不是那麼容易處理，例如〈喪亂帖〉與〈書譜〉中左側偏鋒的寬扁粗線條（圖 30），在〈十七帖〉就被修成很怪異的筆畫（圖 31）。也就是說，敕字本〈十七帖〉中的節筆被整形到難以辨認的狀況，其實已經反映出這些刻本的年代上限，不會早於節筆消失的北宋時期。

傳世敕字本的善本中遭改動最多的就是祁彥佳舊藏本（三井本）。不過此本因為帖數的完整及銳利的刀鋒表現，加上很多刻意斷開的特殊轉折，反而讓很多學者相當推崇，甚至也有據以為充當弘文館學書範本的特徵。⁵⁴ 若考察全本的節筆處便可輕易發現，此本較其他善本又被省略很多細節（表二），完全反映出一種再翻刻的狀況。⁵⁵

七、閣帖本〈省別帖〉

〈淳化閣帖〉在宋初刊刻，無論是摹寫者或是刻工都已經遠離摺紙持書的時代，不難想像這些晉唐時期特有的節筆在刻製過程中可能的遭遇，當然更不用提翻刻的狀況，肯定是每況愈下。因此，閣帖中被保存的節筆痕跡就顯得相當重要，可以用來觀察圍繞在〈淳化閣帖〉的相關議題。

例如〈淳化閣帖〉究竟是王著所臨或摹？歷來多有爭議。陶喻之考察閣帖中重複的六帖，並利用四件傳世唐摹雙鉤本來比對帖中相對應之帖，得出重複的後六帖為王著所仿書，而四件唐摹本即為閣帖中四帖之祖本，經由王著臨書後刻入帖中。其餘諸帖雖未明講，但是作者的態度偏向認為全部出於王著之手。他在這裡提出「臨書」與「仿書」的概念，「臨」當然比較忠實於原蹟，「仿」則多帶書家己意，但是都與「摹書」的亦步亦趨相去甚遠。⁵⁶

對於臨或摹的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只要對節筆進行考察便可以做出判斷，因為若是出於臨寫，必然無法保存那些產生於晉唐時期的節筆現象。〈宋拓泉州帖殘本〉（香港中文大學藏）中〈疾患帖〉（圖 32）僅存一行，左接〈僕可帖〉「羲之

54 祁小春，〈《十七帖》為何闕「月日名白」〉，頁 255。

55 王壯弘認為翻刻自孔氏嶽雪樓藏本，詳見王壯弘，〈傳世《十七帖》版本評述〉，《書譜》，1986 年 2 期，頁 70。何碧琪亦認為三井本出自嶽雪樓本，斷開筆畫更甚嶽雪樓本，應該是翻過過程中誇大的結果，參見何碧琪，〈宋刻東晉王羲之十七帖（孔氏嶽雪樓本）〉，收入氏著，《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5），頁 129。

56 陶喻之，〈《淳化閣帖》管窺三論〉，《上海博物館集刊》，2002 年 9 期，頁 404-421。

頓首」，「羲」就有相當明顯的節筆，〈伏想清和帖〉（圖 33）前兩行有比較明顯的節筆痕跡。同樣的節筆痕跡也保存在〈淳化閣帖最善本〉（上海博物館藏）第六卷〈伏想清和帖〉（翻刻自泉州本）⁵⁷（圖 34）。泉州帖雖然翻自〈淳化閣帖〉，帖中所保有的明確節筆型態已經足以證明當年王著並非以臨寫方式製作〈淳化閣帖〉。

至於閣帖內所收〈十七帖〉的版本問題，⁵⁸自然要優先考慮其中的節筆型態。〈淳化閣帖最善本〉第六卷中收有〈省別帖〉（圖 35），「篤」字同敕字本寫法，節筆出現處為「問」與「下」字。原先敕字本中「問」字的波浪狀線條在這裡反而比較接近鈎摹本中的節筆，不過跟實際的節筆還是有明顯的差異，凸顯出翻刻者仍舊是不清楚該線條究竟發生了什麼狀況。「下」字的節筆也被修改得很怪異，呈現一種不自然的書寫扭動。這裡所出現的兩處節筆再次證明此帖並非出自王著所臨寫，而是摹刻後的產物。南宋的〈澄清堂帖〉也收有〈省別帖〉（圖 36），⁵⁹與上述的節筆狀況相同，反映出泉州帖與〈澄清堂帖〉都是摹自相同系統的母本。

至於黃伯思認為〈淳化閣帖〉中〈十七帖〉乃是賀知章臨本的說法，當然也因為這些節筆的發現而不成立，畢竟臨本不會保存下草稿所特有的節筆現象，這從幾個唐代〈十七帖〉臨本中缺乏節筆也可輔助說明，如〈瞻近〉、〈龍保〉、〈游目帖〉（圖 37）、〈瞻近漢時帖〉（圖 38）、〈旃闕胡桃帖〉（圖 39）。由於〈瞻近帖〉跟〈游目帖〉在敕字本與閣帖系統中，都還保存著明顯的節筆痕跡，因此可以推斷兩者的祖本都與「貞觀中內本」相關。

翻刻過程的人為修改是一直是刻帖研究上的重要議題，有時經過適度的修飾反而容易被大家接受，例如用筆渾圓的薛刻本〈書譜〉就有學者認為品質較佳，⁶⁰但大多數的情況都是越修越不像樣，這也是造成帖學後來弊病叢生的主要原因。上海博物館藏〈淳化閣帖〉（潘祖純跋本）與北京故宮藏懋勤殿本出於同一石，何碧琪推測乃是北宋晚期（992-1109）翻刻自官刻〈淳化閣帖〉祖版或是第二代翻刻本，

57 李潤桓，〈宋拓王右軍書——〈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卷七、卷八殘本研究〉，收入游學華、陳娟安，《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頁 201-219。

58 曹淦源將雙鈎〈遠宦帖〉、馮銓本及〈淳化閣帖〉（司空公本）作比較，得出鈎摹優於刻帖，不過尚仍未能釐清它們之關係，見曹淦源，〈《十七帖》略述〉，《收藏家》，104 期（2010.8），頁 100。

59 容庚，〈《澄清堂帖》考〉，收入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0·宋澄清堂帖宋英光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16。

60 張彥生認為薛刻本「摹勒書蹟」較佳，見張彥生，《善本碑帖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10。施安昌則是認為此本刻工精良，見施安昌，〈孫過庭「書譜」的宋代刻帖〉，頁 114。

所根據本子早於〈大觀帖〉的母本。潘祖純跋本與懋勤殿本的書法經過比對後，被喻為傳世諸版本中之最佳者。⁶¹ 陶喻之利用南宋泉州帖與上海圖書館祖帖卷九來相校勘，⁶² 指出潘祖純跋本的筆畫順暢合理，線條轉折一絲不苟，牽絲連貫猶如墨蹟書法般的一氣呵成，並認為是翻刻者在製作過程中將母本原有的訛誤修正調整成較佳的藝術表現。⁶³

就懋勤殿本〈省別帖〉而言（圖 40，卷六 12），若使用節筆消失時代的書法標準來看，整體表現確實是優於其他本子，不僅用筆流暢，線條也較靈活自然。不過，其他本子中保存節筆痕跡的「問」、「知」、「下」，在這裡卻都被修整為毫無節筆的正常筆畫，顯示出這些與節筆相關的蛛絲馬跡對於懋勤殿本的翻刻者而言並無任何意義。儘管相關證據都顯示此本的年代相當早，但從對晉唐節筆的角度來看，這件公認的「善本」反而不如南宋泉州帖或是〈澄清堂帖〉來得忠實客觀。

節筆能否完全解決傳世〈淳化閣帖〉最善本的問題？答案不是十分肯定，不過卻可以幫助釐清各帖之間的親疏關係。目前學界最關心的莫非上海博物館近年來購進的〈淳化閣帖最善本〉（後簡稱最善本），共有四卷（四、六、七、八），第四卷為吳榮光舊藏，第六卷翻刻自泉州本，第七（約三分之一為它本所拼）、八卷舊稱司空公本。最善本的〈省別帖〉翻刻自泉州帖，因此對於最善本的考察助益不大。

傳世王羲之雙鉤摹本中，〈上虞帖〉（圖 41）也是經常被提及的本子，與〈淳化閣帖〉比對的結果是「筆勢各異，出入頗多」，甚至被認為是最善本卷八所依據的祖本。⁶⁴ 如此的結論似乎廣為接受，未見有人質疑此雙鉤本的品質。若仔細檢查，可以發現此雖為傳世珍貴罕見的雙鉤本，其中卻頗多品質不佳處，與唐代雙鉤摹本自然流暢的筆意相去甚遠。事實上，雙鉤本〈上虞帖〉也缺乏晉唐信札中經常出現的節筆，當然這並不構成批評此帖的必要條件。不過，當被視為摹刻失誤的〈上虞帖〉刻帖中出現節筆時（圖 42），此珍罕雙鉤本中消失的節筆就顯得意義非凡。從表四可以清楚發現，最善本中的節筆清晰明確，泉州帖跟懋勤殿本（卷八 19）則是

61 何碧琪，〈佛利爾本《淳化閣帖》及其系統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0 期（2006.3），頁 19-78。

62 上海圖書館藏祖帖卷九與佛利爾美術館本（合為一套十卷）為南宋初期所翻刻，顧從義刻本與潘允亮刻本則是屬於這個系統，與潘祖純跋本系統不同，詳見何碧琪，〈佛利爾本《淳化閣帖》及其系統研究〉，頁 19-78。

63 陶喻之，〈《淳化閣帖》管窺三論〉，頁 411-412。

64 謝稚柳，〈晉王羲之《上虞帖》〉，收入氏著，《鑒餘雜稿》（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頁 53-58。

在翻刻過程中被修整到不易辨認，完全接近於正常筆畫。由於節筆所具有的時代標誌性，刻帖中只要出現節筆就可以確保原蹟上一定存在，所以好的〈上虞帖〉雙鉤本上必然存在著清楚的節筆，就如同王羲之的其他摹本況一樣。

基於雙鉤廓填本製作的高度忠實性，此雙鉤本〈上虞帖〉中消失的節筆就完全反映出其所根據的本子遠較最善本的差，當然不可能是原蹟或是忠實的雙鉤本。可能鉤摹自臨本也說不定，不過若從全作線條的板滯與不合理的點畫判斷，從刻帖上摹下來的機率更大，而且很可能就是類似泉州帖或懋勤殿本這類已經將節筆修改掉的版本。由於鉤摹本上兩方南唐印章並無比對資料，下限就只能保守依據宋徽宗的題簽與鈐印。萬一南唐收藏印為真，只能說在南唐以前，已經存在著翻刻不精的〈上虞帖〉刻本或不忠實的臨本。

稍微比較目前傳世幾個著名的閣帖版本，〈淳化閣帖最善本〉確實是保存最多節筆的本子，也可以說是最接近王羲之原作的樣貌，故稱為最善本並不為過。至於最善本是否為〈淳化閣帖〉祖本的問題，已經超出節筆型態所能處理的範圍。

表四 墨蹟本〈上虞帖〉與其他刻本比較

	「修」字	「今」字	「在」字
雙鉤本			
最善本			
泉州本			
懋勤殿本			
大觀帖			

八、結語

傳世敕字本〈十七帖〉遠遠超過本文使用的幾個本子，其餘版本經過學者專家的研究後，多數被認為是衍生自上述幾個版本，因此不列入考慮。透過對刻帖中節筆型態變化加以觀察比對的方法，可以發現傳世這幾個著名〈十七帖〉本子都沒有完全保留該有的節筆，顯然與原蹟的距離很遠，所幸世上尚存〈遠宦帖〉雙鉤摹本可供後人一睹王羲之〈十七帖〉的真正風采。

然而，當筆者檢視不受任何學者重視，也很少被認真地討論與介紹的河南本時，卻出現令人驚訝的發現。民國十年（1921）文明書局出版《宋拓河南本十七帖》（圖 43），原帖為劉鐵雲（1857-1909）舊藏，《清稗類鈔》：「宋拓河南本《十七帖》，吳平齋舊藏，屢次題誌，歎賞不已。後歸劉鐵雲。」⁶⁵單單〈省別帖〉一帖，其中所保存的節筆就遠遠超過那些所謂北宋拓或唐拓的善本（表五），從表中可以發現河南本七個字中保留了四個可以辨認的節筆痕跡，與那些著名宋拓上曲解修改的狀況完全不同。若是加上其他帖中所保留的節筆（表五），可說是眾多傳世〈十七帖〉本子中保留最多王羲之節筆的一本，而且型態上也比較正確。當然，河南本上也不是保存了全部節筆，所以推測應該也是翻刻本。因此，河南本依據的原本品質顯然比敕字本的要好上許多，當然也更接近〈十七帖〉的真實樣貌。

過去的刻帖研究，由於並未意識到節筆存在的時代性與重要性，往往忽略而未加以關注。所幸，為數不少的節筆完整地保存在稀少的晉唐法書中，不僅見證著當時摺紙持書的書寫文化，在特定的條件下還能衡量出刻帖與墨蹟間的差距。本文即利用〈遠宦帖〉上保存的珍貴節筆，對於傳世敕字本〈十七帖〉的翻刻問題加以釐清，也確認〈淳化閣帖最善本〉的版本價值，最意外的收穫就是發現了最不被看好的河南本才是比較忠實於王羲之原作的刻本。

因摺紙持書而出現的節筆線條，自北宋以後就因為書寫方式的改變而消失，同時受到世人遺忘。不過，這個發生於唐宋之際的轉變不僅出現在墨蹟上，連在刻帖製作時也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透過對刻帖中節筆型態演變的分析與比較，對於傳世的晉唐法帖，確實有比較客觀的標準可以合理地判斷出版本的優劣先後。

65（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冊 9，〈劉鐵雲藏宋拓晉河南本十七帖〉，頁 4465。

表五 〈遠宦帖〉墨蹟本與其他刻帖比較

	「亦」字	「遠」字	「宦」字	「下」字	「問」字	「知」字	「足」字
遠宦帖							
姜宸英本							
河南本省別帖							
河南本省別帖節筆處							
河南本	逸民帖	積雪凝寒帖	瞻近帖	瞻近帖	旦夕帖	旃罽胡桃帖	

〔後記〕本文為103年度科技部計畫「古代法帖中之節筆研究」(MOST103-2410-H-136-005)部分研究成果。對於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謹此致謝，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後晉) 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9。
- (唐) 何延之,〈蘭亭記〉,收入(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據津逮秘閣本點校。
- (唐)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收入(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據津逮秘閣本點校。
- (唐) 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據津逮秘閣本點校。
- (唐) 許嵩,《建康實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
- (唐) 竇泉,《述書賦》,收入(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據津逮秘閣本點校。
- (宋) 朱長文,《墨池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
- (宋) 姜夔,〈絳帖平自序〉,收入(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
- (宋) 曾宏父,《石刻鋪敘》,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清知不足齋本影印。
- (宋) 黃伯思,《東觀餘論》,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4,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秀水項氏萬卷堂刊本影印。
- (宋) 黃庭堅,《山谷別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
- (宋) 釋適之,《金壺記》,收入(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
- (明) 文嘉,《鈴山堂書畫記》,收入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 (明) 顧復,《平生壯觀》,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1,據北平莊氏洞天山堂藏清仿宋精鈔本影印。
- (清) 包世臣,《藝舟雙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 安岐,《墨緣彙觀》,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10,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
- (清) 倪濤,《六藝之一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
- (清)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 高士奇,《江村銷夏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7,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

近代論著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中華書道學會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臺北:中華書道學會,2004。

亓漢友,〈米芾折紙書考析〉,《書法報》,2010年1月20日,1版。

亓漢友,〈從摹本王羲之草書起收筆方式論到刻本《十七帖》的代表性〉,山東省書法家學會網站 <http://sdssfjxh.com/newsView.asp?id=543>,檢索日期:2013年8月20日。

牛光甫,〈《唐拓十七帖》管窺〉,《書法研究》,2輯,1979年10月,頁1-19。

王壯弘,〈傳世《十七帖》版本評述〉,《書譜》,1986年2期,頁68-70。

王景新,〈浙江古村落經濟社會變遷研究要報——浙江近代典型村落經濟社會變遷系列研究之五 05WZT005〉,浙江師範大學農村研究中心 http://rcc.zjnu.edu.cn/admin/News_View.asp?NewsID=35,檢索日期:2013年8月26日。

王煥林,《書法史論叢稿》,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

王耀庭,〈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期,2004年9月,頁1-51。

仲威,〈宋拓《鼎帖》真本殘卷〉,收入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4·宋汝帖宋雁塔題名帖宋鼎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41-45。

言恭達主編,《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全集》,北京:故宮出版社、言恭達文化基金會,2015。

何炎泉,〈晉唐法書中的節筆現象與摺紙文化〉,《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5期,2013年9月,頁1-48。

何傳馨、城野誠治,《懷素自敘帖卷檢測報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

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何碧琪,〈佛利爾本《淳化閣帖》及其系統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0期,2006年3月,頁19-78。

何碧琪,《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5。

何碧琪編,《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

李郁周,〈故宮卷《書譜》是“一件”草書作品——《書譜》稱名、存佚、用紙、改寫與分卷問題〉,收入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頁291-311。

李潤桓,〈宋拓王右軍書——〈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卷七、卷八殘本研究〉,收入游學華、陳娟安,《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01，頁 201-219。

周篤文，〈敦煌卷子中發現的王羲之二帖古臨本——兼談“敕字本十七帖”〉，《文物》，1980年3期，47-50。

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彙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

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

施安昌，〈孫過庭「書譜」的宋代刻帖〉，《紫禁城》，2004年1期，頁 113-117。

容庚，〈《澄清堂帖》考〉，收入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0·宋澄清堂帖 宋英光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16。

徐邦達，〈存世古摹王羲之墨蹟匯考〉，《中國書法》，1982年1期，頁 45-49。

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

上海圖書館編，《王羲之十七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翁闈運，〈論《十七帖》宋刻版本〉，《文物》，1980年3期，頁 51-54。

啟功，《啟功書法叢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張天弓，《張天弓先唐書學考辨文集》，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9。

張光賓，〈晉王羲之遠宦帖卷〉，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菁華特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 12-13。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

曹淦源，〈《十七帖》略述〉，《收藏家》，104期，2010年8月，頁 98-100。

郭沫若等，《蘭亭論辨》，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陶喻之，〈《淳化閣帖》管窺三論〉，《上海博物館集刊》，2002年9期，頁 404-421。

傅申，〈確證〈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從〈流日半卷本〉論〈自敘帖〉非懷素親筆〉，《典藏古美術》，158期，2005年11月，頁 86-133。

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4。

華人德、白謙慎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劉茂辰、劉洪、劉杏，《王羲之王獻之全集箋證》，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

謝稚柳，《鑒餘雜稿》，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

鐘民豐，〈「書譜」節筆及古法帖折紙方法之探索〉，《故宮文物月刊》，115期，1992年10月，頁 24-45。

圖版出處

- 圖 1 唐，懷素，〈自敘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晉，王羲之，〈遠宦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 晉，王羲之，〈十七帖〉（姜宸英藏本），京都国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王羲之，《原色法帖選·6·十七帖（上野本）》，東京：二玄社，1985。
- 圖 4 晉，王羲之，〈十七帖〉（吳寬藏本），上海圖書館藏。圖版取自載道文化編，《宋搨王羲之十七帖（上海圖書館藏吳寬本）》，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
- 圖 5 晉，王羲之，〈十七帖〉（馮銓藏本），河南開封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修，河內利治監譯，《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全集·4·法帖》，東京：科學出版社東京株式會社，2015，頁 6。
- 圖 6 晉，王羲之，〈十七帖〉（姜宸英藏本），京都国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王羲之，《原色法帖選·6·十七帖（上野本）》，東京：二玄社，1985。
- 圖 7 晉，王羲之，〈十七帖〉（文徵明朱書釋文本），美國安思遠藏。圖版取自楊漢卿編，《中國歷代碑帖珍品：安思遠本王羲之十七帖》，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 圖 8 晉，王羲之，〈十七帖〉（祁豸佳藏本），三井記念美術館藏。圖版取自王羲之，《中國法書選·14·十七帖（二種）》，東京：二玄社，1991，頁 2。
- 圖 9 晉，王羲之，〈十七帖〉（嶽雪樓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圖版取自香港中文大學網站傳訊及公共關係新聞稿：http://www.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id=2097，檢索日期 2017 年 9 月 19 日。
- 圖 10 唐人，臨王羲之〈瞻近〉、〈龍保〉二帖，英國大英圖書館藏。圖版取自國際敦煌項目檢索：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4106971966;recnum=8707;index=19，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1 日。
- 圖 11 晉，王羲之，〈瞻近〉、〈龍保〉二帖（三希堂法帖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2 晉，王羲之，〈龍保帖〉（懋勤殿本淳化閣帖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尹一梅編，《懋勤殿本淳化閣帖》，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頁 48-49。
- 圖 13 晉，王羲之，〈龍保帖〉（大觀帖本），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3·宋大觀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19。
- 圖 14 晉，王羲之，〈龍保帖〉（澄清堂帖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 10·宋澄清堂帖 宋英光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40。
- 圖 15 晉，王羲之，〈龍保帖〉（姜宸英本十七帖），京都国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王羲之，《原色法帖選·6·十七帖（上野本）》，東京：二玄社，1985。
- 圖 16 晉，王羲之，〈喪亂帖〉，日本宮內庁藏。圖版取自東京国立博物館等編，《特別展：書聖王羲之》，東京：每日新聞社、NHKプロモーション，2013，頁 105。

- 圖 17 唐，孫過庭，〈書譜〉，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8 晉，王羲之，〈遠宦帖〉，節筆部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9 晉，王羲之，〈瞻近帖〉（姜宸英本十七帖），京都国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王羲之，《原色法帖選·6·十七帖（上野本）》，東京：二玄社，1985。
- 圖 20 〈集字聖教序〉與〈平安何如奉橘帖〉字蹟比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1 〈聖教序〉與〈述聖記〉中不明顯的節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2 〈集字聖教序〉太宗箋答與高宗箋答中之誇張節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3 〈集字聖教序〉（〈心經〉）與〈遠宦帖〉中「亦」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4 唐，孫過庭，〈書譜〉（太清樓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周鴻圖編，《太清樓書譜》，杭州：西泠印社，2004，頁 13。
- 圖 25 唐，孫過庭，〈書譜〉（停雲館本）。圖版取自文徵明，《影印明拓停雲館法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206。
- 圖 26 唐，孫過庭，〈書譜〉（安岐刻本）。圖版取自孫過庭，《書譜》，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頁 22。
- 圖 27 唐，孫過庭，〈書譜〉（薛紹彭摹刻本）。圖版取自《宋刻薛氏本書譜》，東京：清雅堂，1962。
- 圖 28 晉，王羲之，〈省別帖〉（鼎帖本），上海圖書館藏。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 4·宋汝帖 宋雁塔題名 宋鼎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35-236。
- 圖 29 西晉，青瓷對書俑，1958 年長沙市金盆嶺 9 號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湖南省博物館藏品數據庫檢索：<http://www.hnmuseum.com/hnmuseum/collection-info/collection-info!frontCollectionDetail.action?id=15cfcc9c295444f8a81f87541f29e845>，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1 日。
- 圖 30 〈書譜〉、〈喪亂帖〉局部。〈書譜〉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喪亂帖〉圖版取自東京国立博物館等編，《特別展：書聖王羲之》，東京：每日新聞社、NHKプロモーション，2013，頁 105。
- 圖 31 晉，王羲之，〈十七帖〉（姜宸英本），京都国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王羲之，《原色法帖選·6·十七帖（上野本）》，東京：二玄社，1985。
- 圖 32 晉，王羲之，〈疾患帖〉（泉州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圖版取自《宋拓淳化閣帖（泉州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 圖 33 晉，王羲之，〈伏想清和帖〉（泉州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圖版取自《宋拓淳化閣帖（泉州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 圖 34 晉，王羲之，〈伏想清和帖〉（淳化閣帖最善本），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頁 196-197。

- 圖 35 晉，王羲之，〈省別帖〉（淳化閣帖最善本），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67、70。
- 圖 36 晉，王羲之，〈省別帖〉（澄清堂帖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0·宋澄清堂帖 宋英光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1。
- 圖 37 晉，王羲之，〈遊目帖〉，藏地不明。圖版取自《王羲之遊目帖》，東京：二玄社，2007。
- 圖 38 唐人，〈瞻近漢時帖〉，田中塊堂藏。圖版取自中田勇次郎編，《書道藝術·第 1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頁 66-69。
- 圖 39 唐人，〈旃闕胡桃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版取自國際敦煌項目檢索：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4273910236;bst=1;recnum=61936;index=1;img=1，檢索日期：2017 年 09 月 21 日。
- 圖 40 晉，王羲之，〈省別帖〉（懋勤殿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尹一梅編，《懋勤殿本淳化閣帖》，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頁 51。
- 圖 41 晉，王羲之，〈上虞帖〉，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上海博物館編、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編，《晉唐宋元書畫國寶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頁 48-49。
- 圖 42 晉，王羲之，〈上虞帖〉（淳化閣帖最善本），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宋淳化閣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11-212。
- 圖 43 晉，王羲之，〈省別帖〉（河南本），藏地不明。圖版取自《宋拓河南本十七帖》，上海：有正書局，無出版年。

Disappearing Joint Strokes: A Discussion of Wang Xizhi's "Yuanhuan" and Related Issues in the "Shiqi" and "Chunhua Pavilion" Modelbooks

He, Yan-chiuan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Wang Xizhi's "Shiqi" is a famous modelboo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also has served as a paradigm for studying cursive script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However, problems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have led to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for some time over the quality of surviving engraved editions, and no end is apparently in sight for achieving a consensus. Nowadays, however, quite a few "bamboo joint" strokes can still be seen in the rare works of Jin and Tang dynasty calligraphy extant today. These strokes, a special feature of brushwork caused by creases in the paper, are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way writing was done at the time. Starting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ough, these joint strokes vanished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s a result, this period marker in calligraphy can, under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the engraved and brushed versions of certain early piece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forms of joint strokes are first observed and confirmed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stele engravings. This is followed by an examination of how the production of modelbook engravings and recarvings perhaps influenced joint strokes in an attempt to see if the perception of this stroke changed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 Due t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emphasis on the period nature of joint strokes, it often led to their being overlooked and discarded in modelbooks. The precious preservation of joint strokes in the tracing copy of Wang Xizhi's "Yuanhuan" modelbook allows us to clarify the situation involving recarvings of his "Shiqi" modelbook and the value of the most reliable "Chunhua Pavilion" modelbooks. Finall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orms of joint strokes reveals that the least likely of "Shiqi" editions, the Henan one, preserves the most of these strokes, indicating it to be the most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ang Xizhi work of all the surviving famous rubbings today.

Keywords: Wang Xizhi, Yuanhuan, Shiqi modelbooks, Chunhua Pavilion modelbooks, "bamboo joint" stroke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1 唐 懷素 自敘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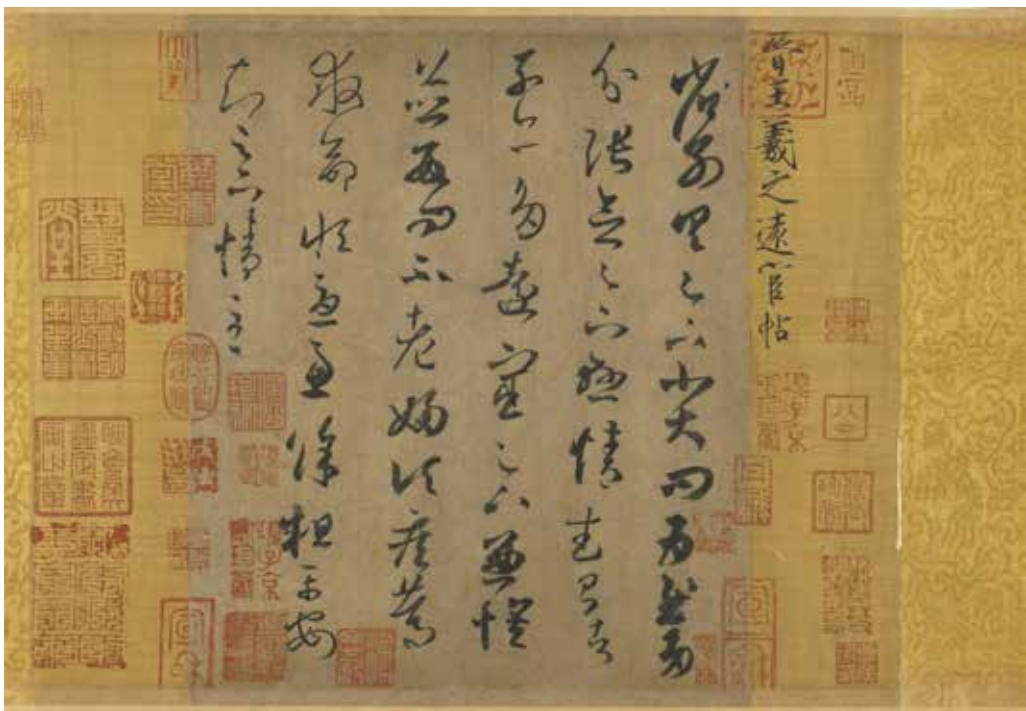


圖2 晉 王羲之 遠宦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晉 王羲之 十七帖 姜宸英藏本 京都国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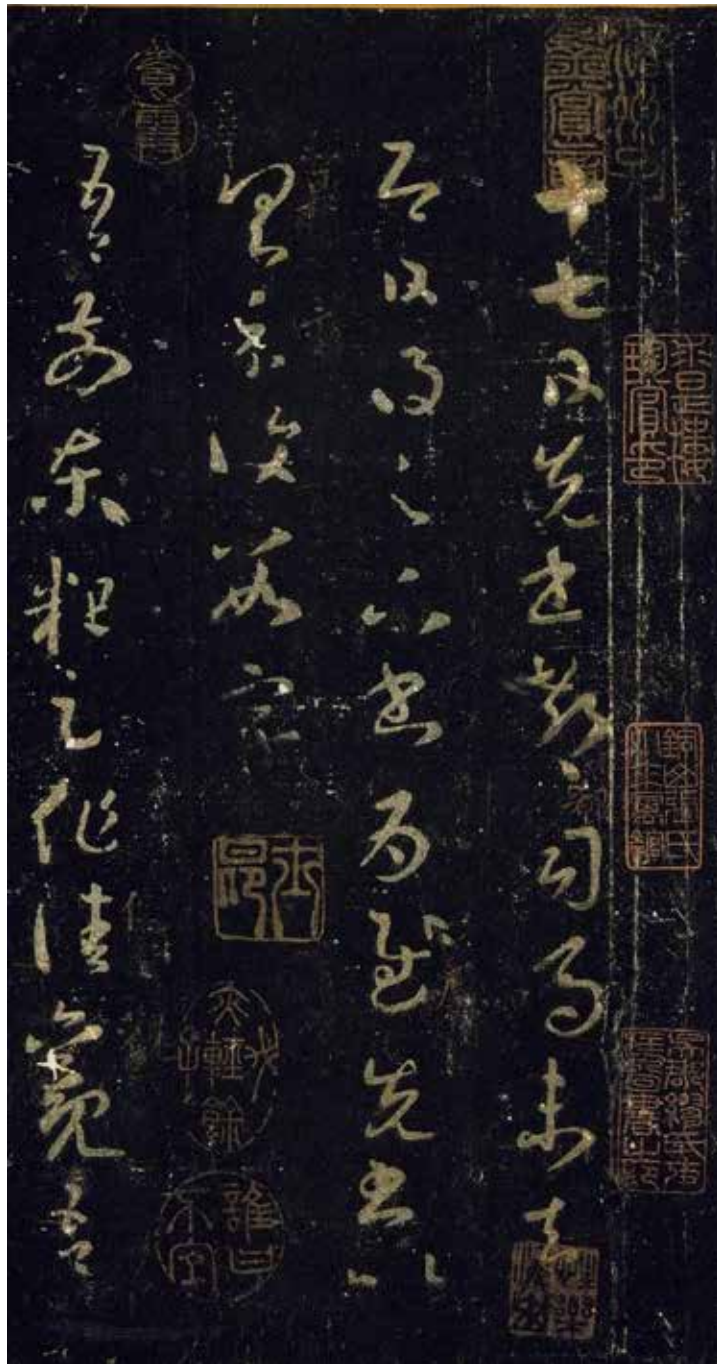


圖4 晉 王羲之 十七帖 吳寬藏本 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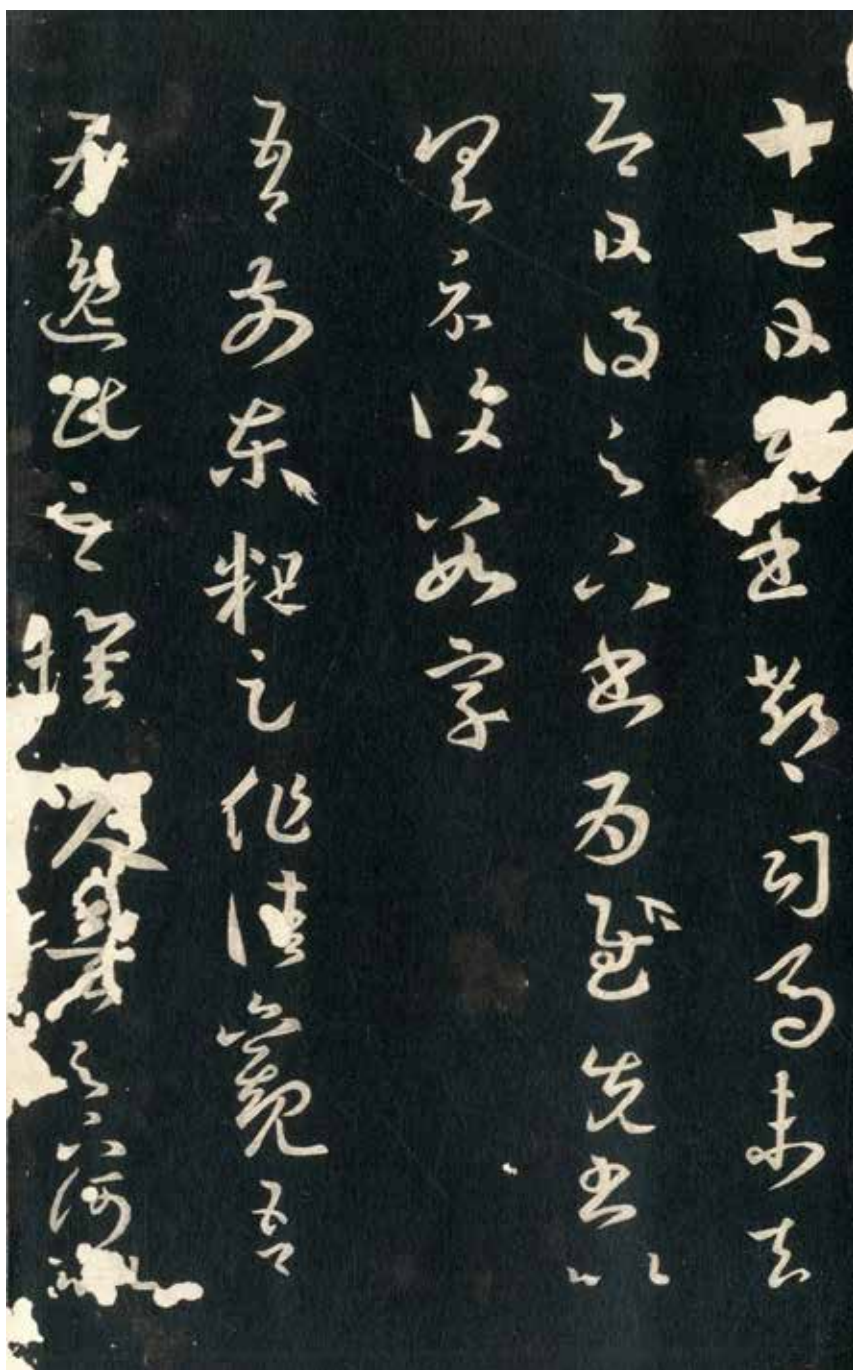


圖5 晉 王羲之 十七帖 馮銓藏本 河南開封博物館藏



圖6 晉 王羲之 十七帖 姜宸英藏本 京都国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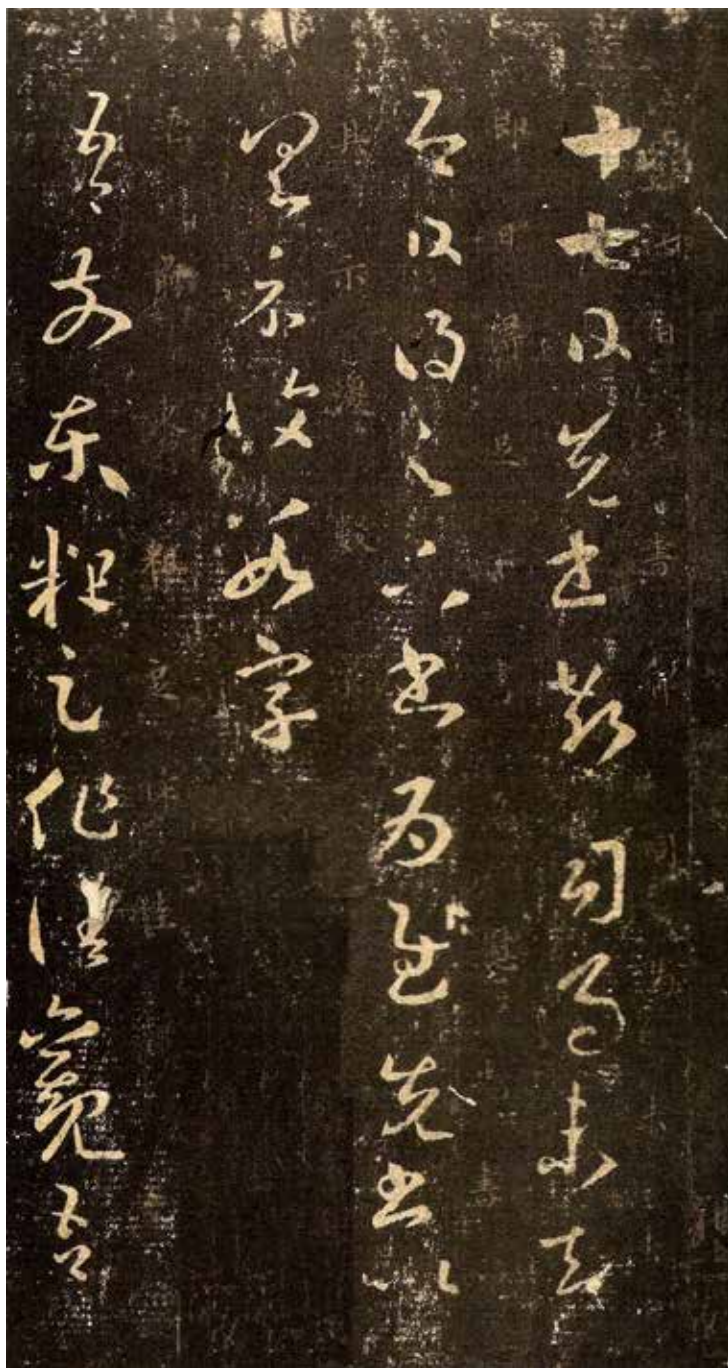


圖7 晉 王羲之 十七帖 文徵明朱書釋文本 美國安思遠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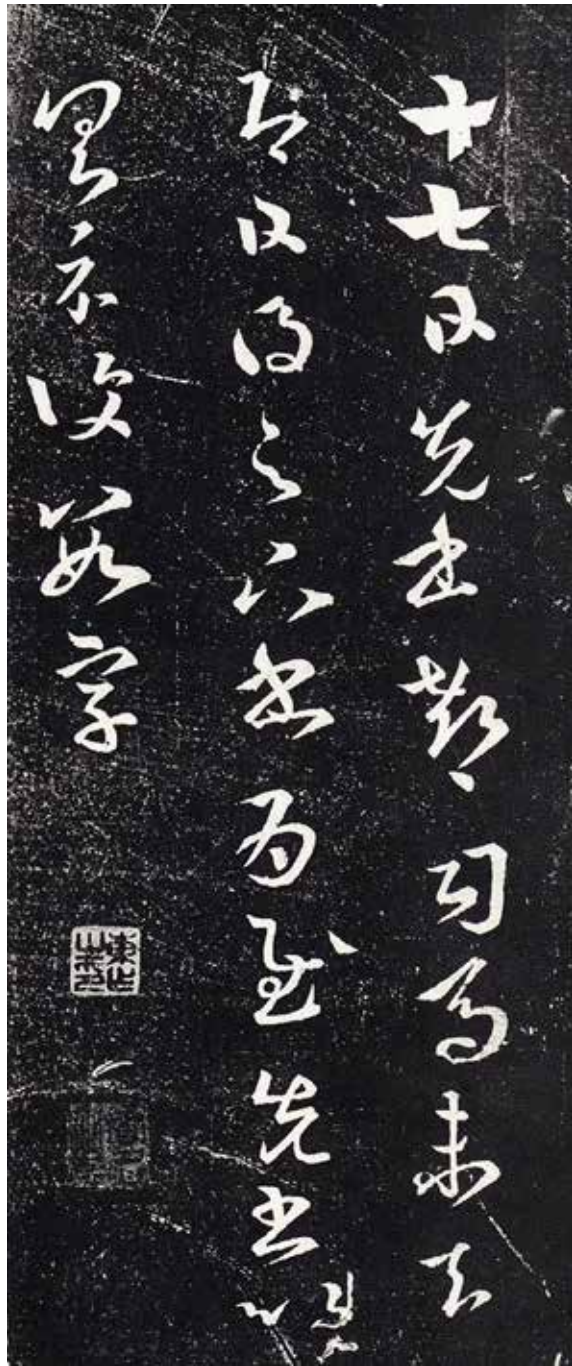


圖8 晉 王羲之 十七帖 祁豸佳藏本 三井記念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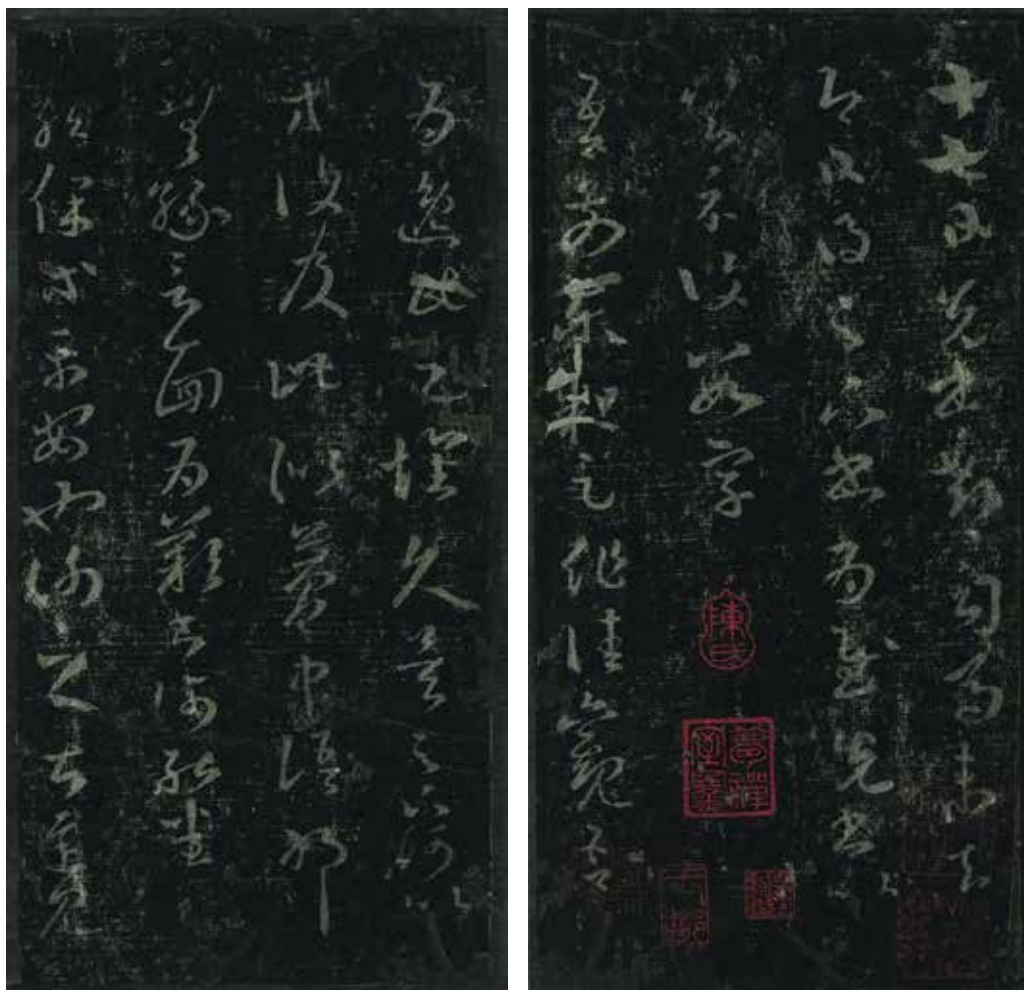


圖9 晉 王羲之 十七帖 嶽雪樓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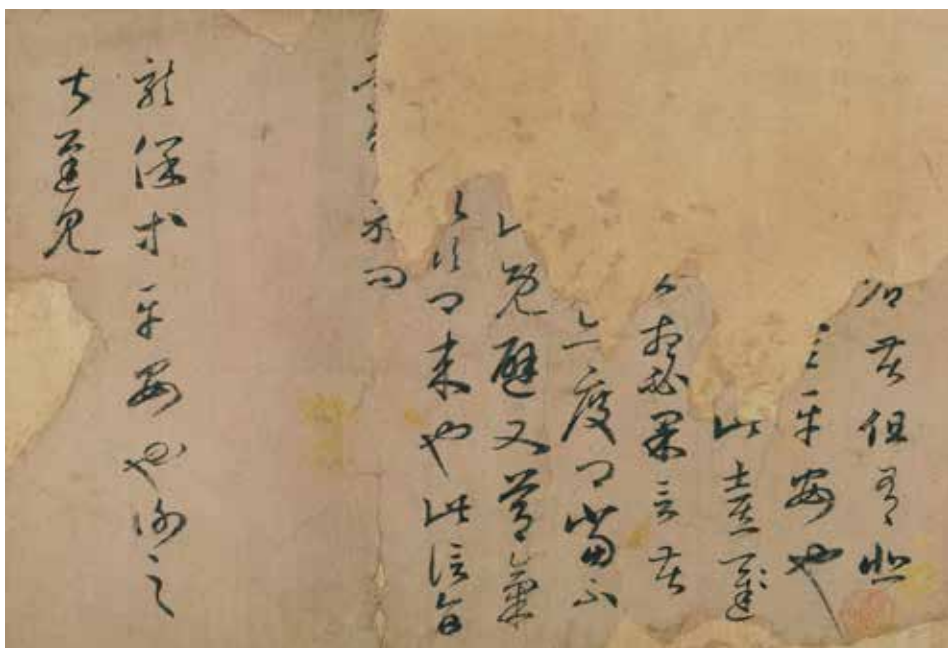


圖10 唐人 臨王羲之〈瞻近〉、〈龍保〉二帖 英國大英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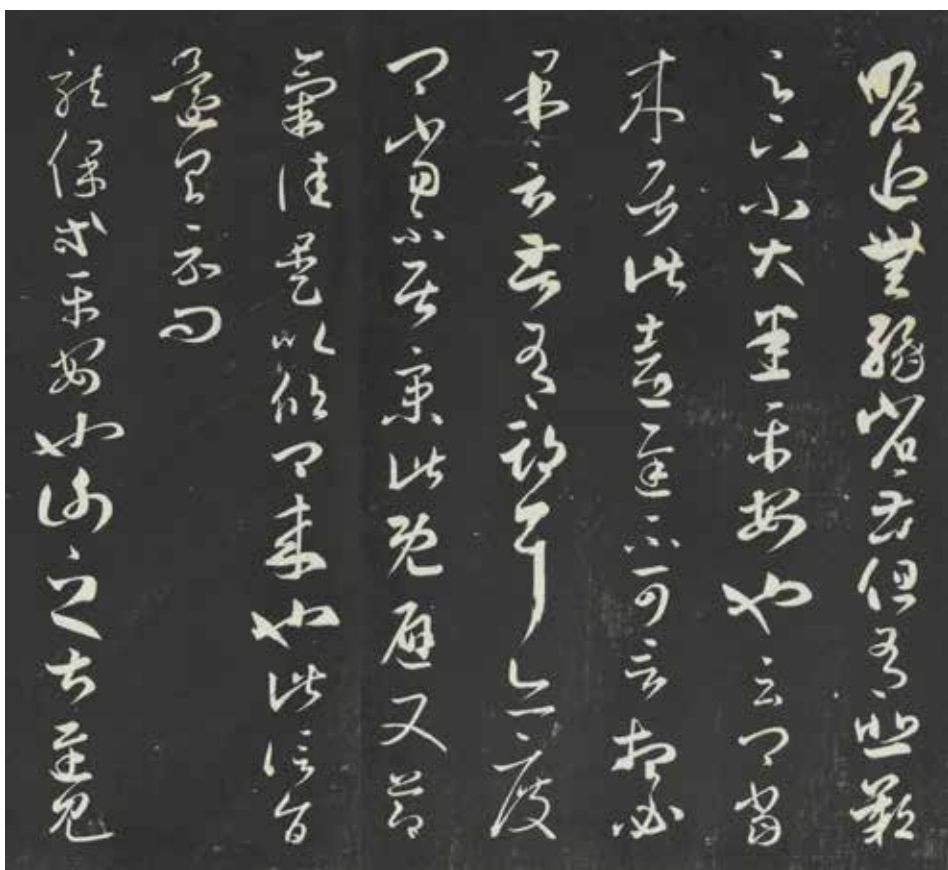


圖11 晉 王羲之 〈瞻近〉、〈龍保〉二帖 三希堂法帖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晉 王羲之 龍保帖
懋勤殿本 淳化閣帖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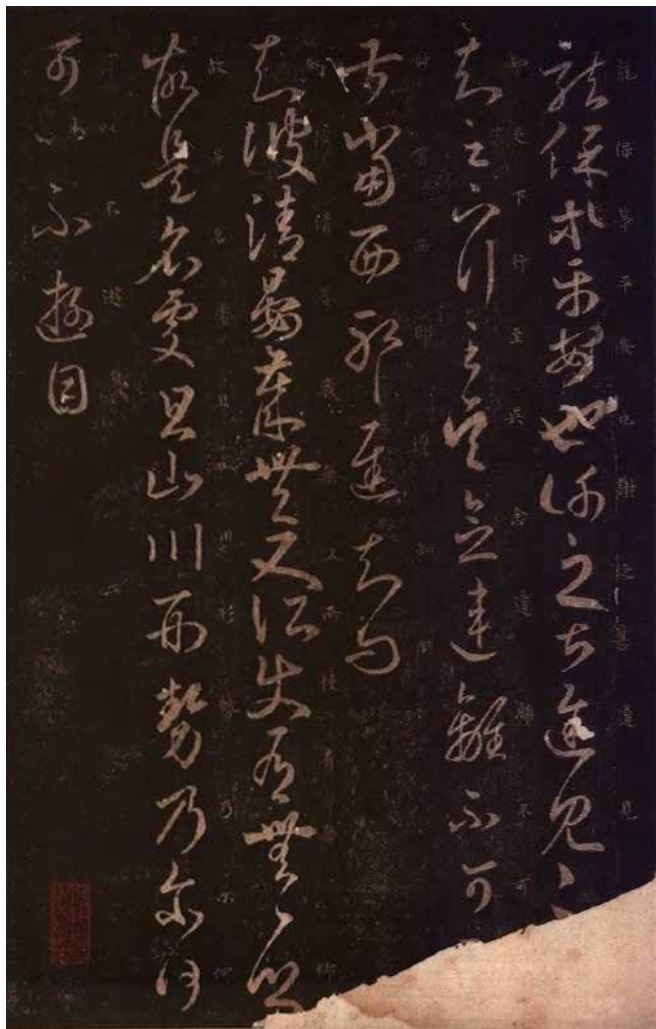


圖13 晉 王羲之 龍保帖 大觀帖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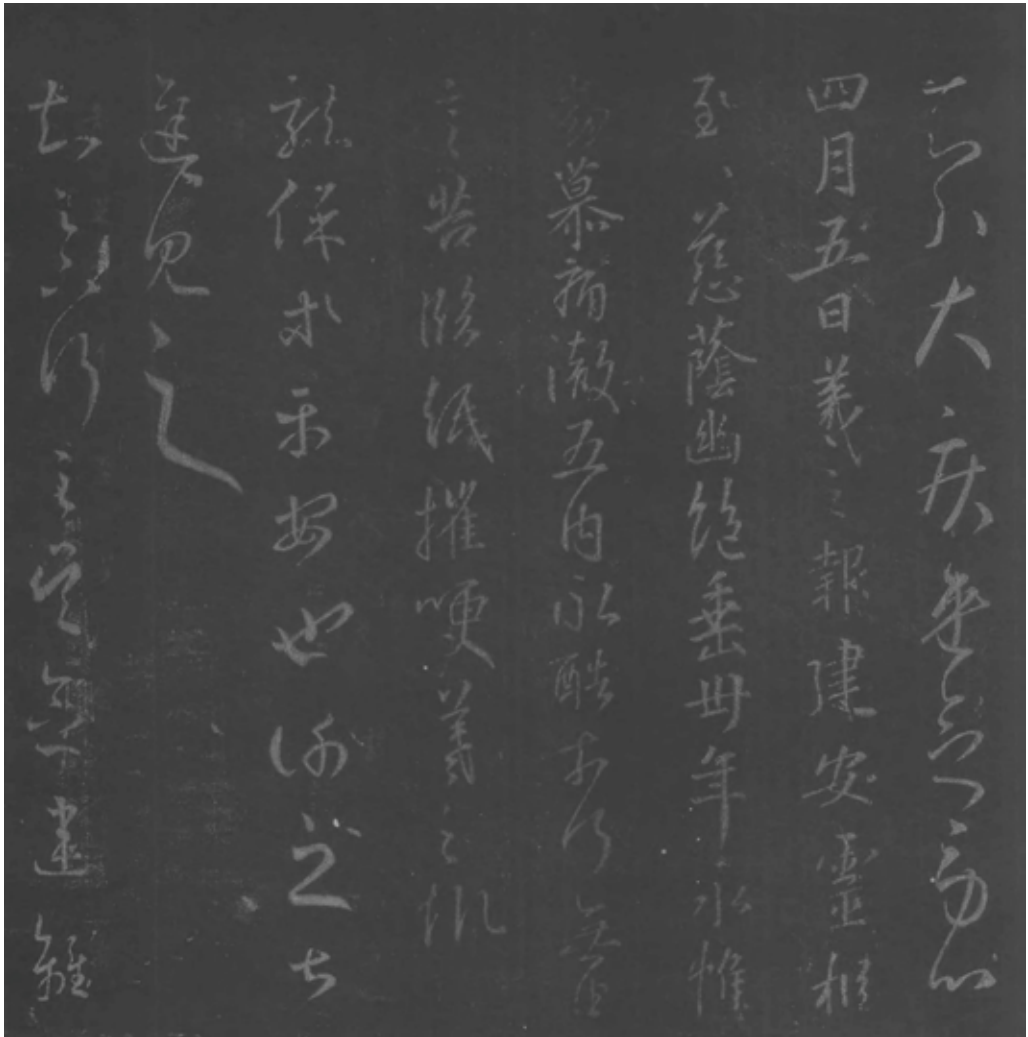


圖14 晉 王羲之 龍保帖 澄清堂帖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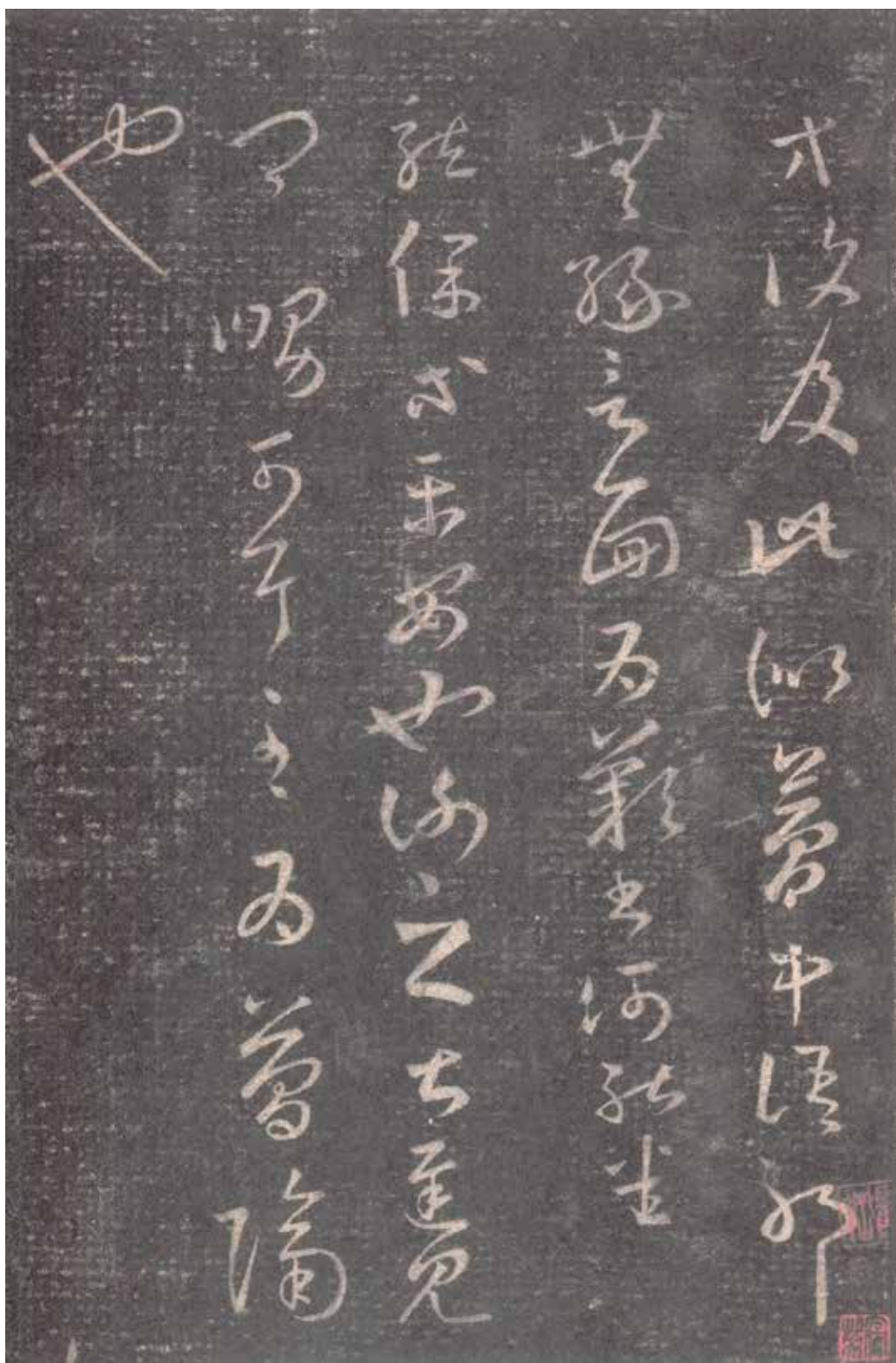


圖15 晉 王羲之 龍保帖 姜宸英本十七帖 京都国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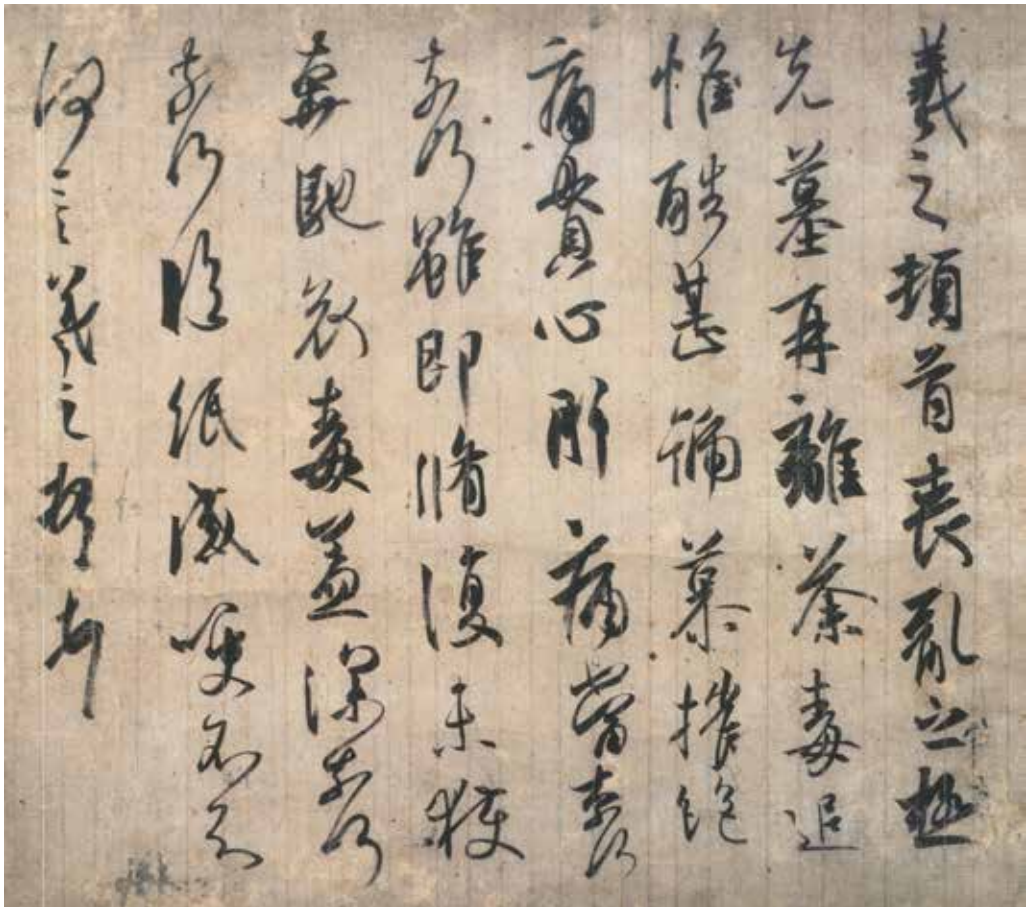


圖16 晉 王羲之 喪亂帖 日本宮內府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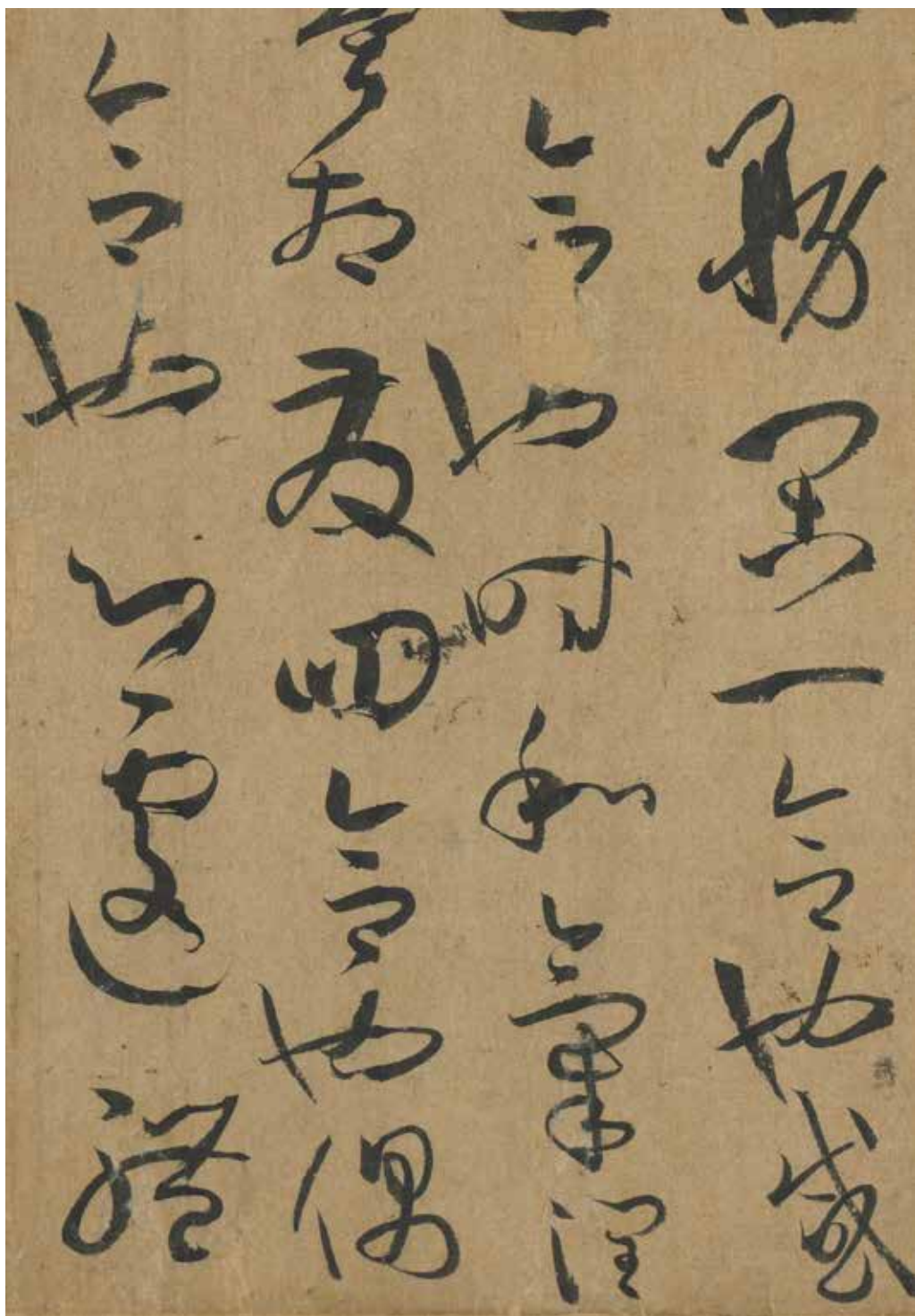


圖17 唐 孫過庭 書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晉 王羲之 遠宦帖 節筆部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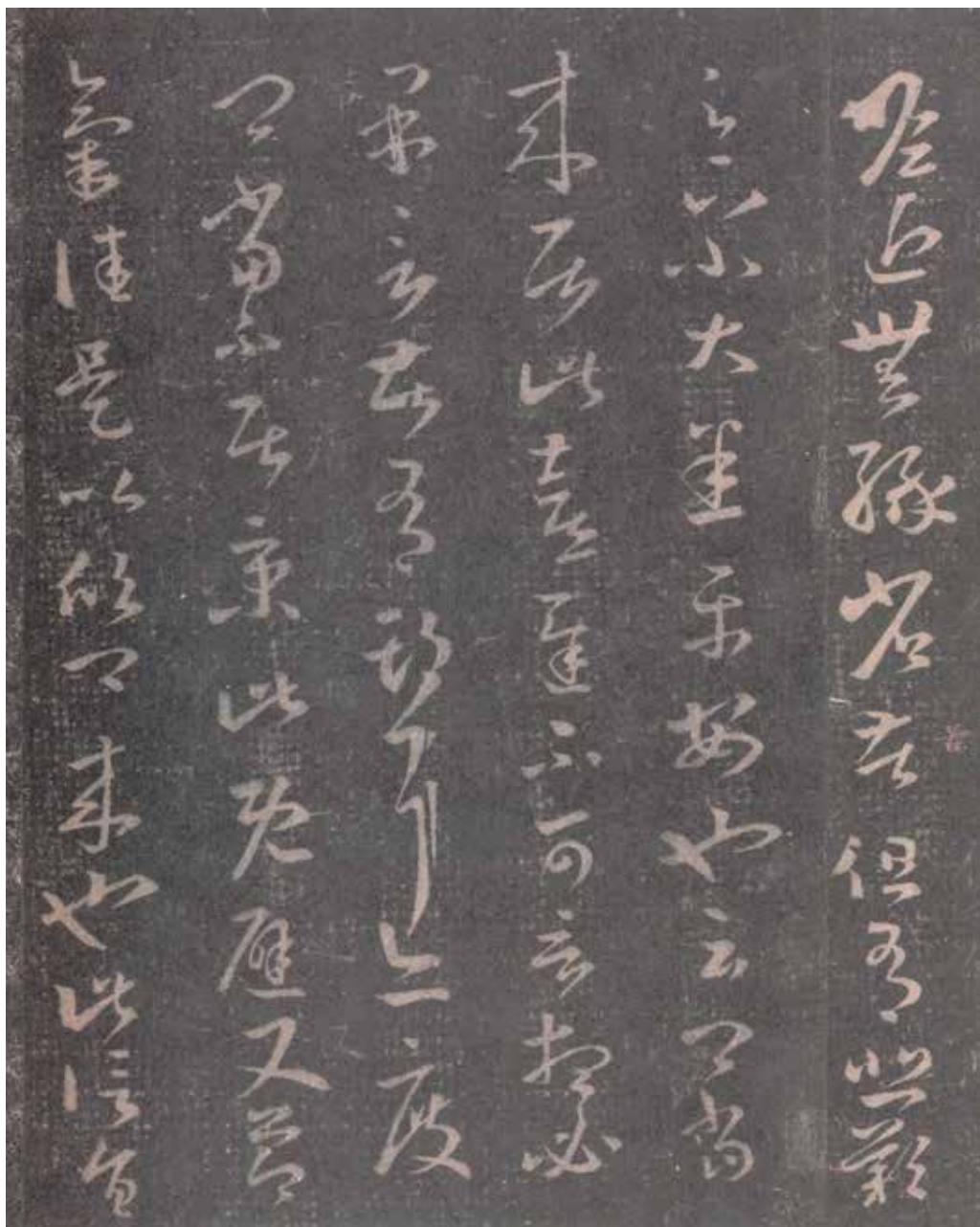


圖19 晉 王羲之 瞻近帖 姜宸英本十七帖 京都国立博物館藏



圖20 〈集字聖教序〉與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字蹟比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聖教序〉與〈述聖記〉中不明顯的節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集字聖教序》太宗箋答與高宗箋答中之誇張節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集字聖教序》（《心經》）與《遠宦帖》中「亦」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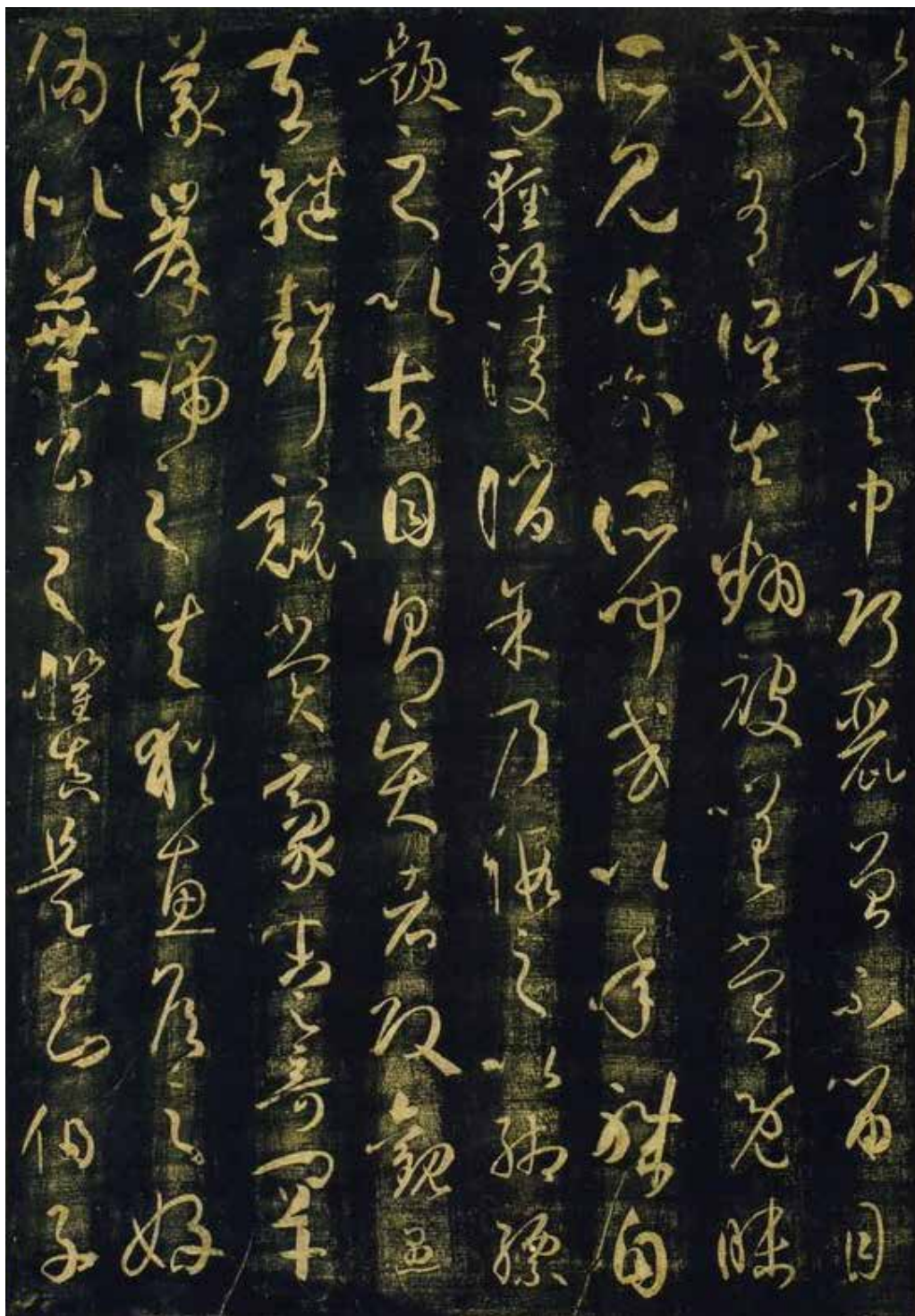


圖24 唐 孫過庭 書譜 太清樓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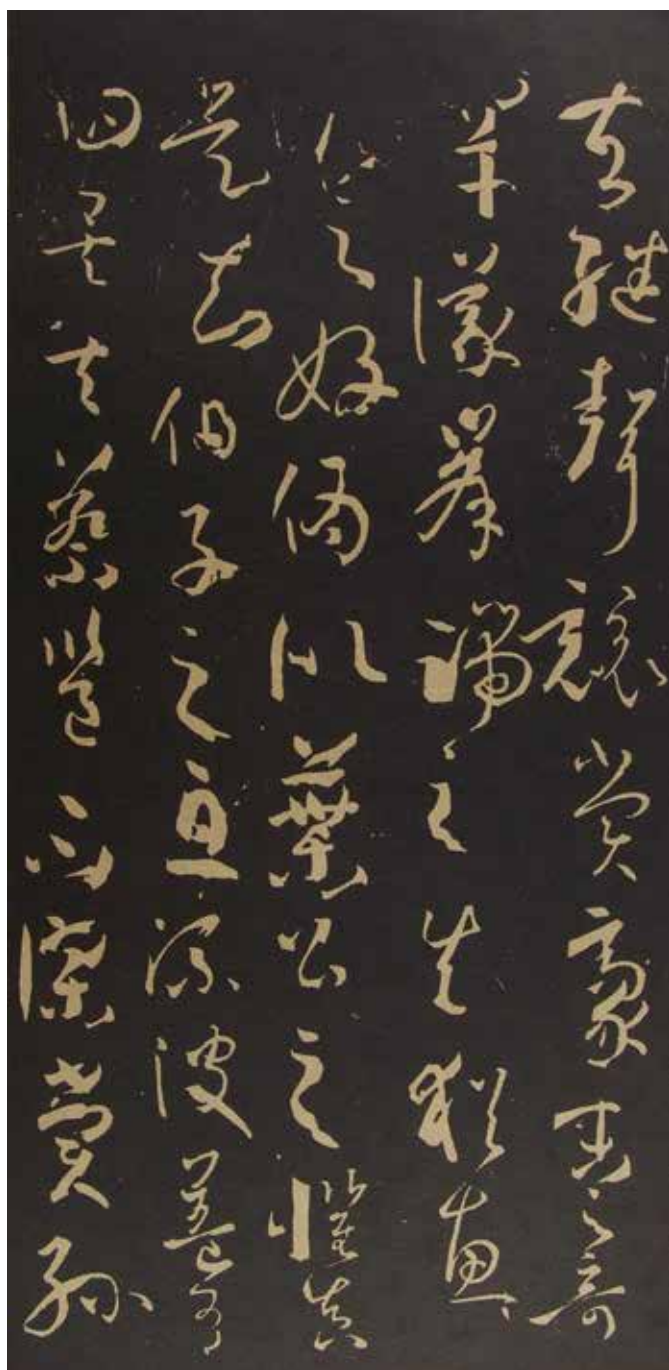


圖25 唐 孫過庭 書譜 停雲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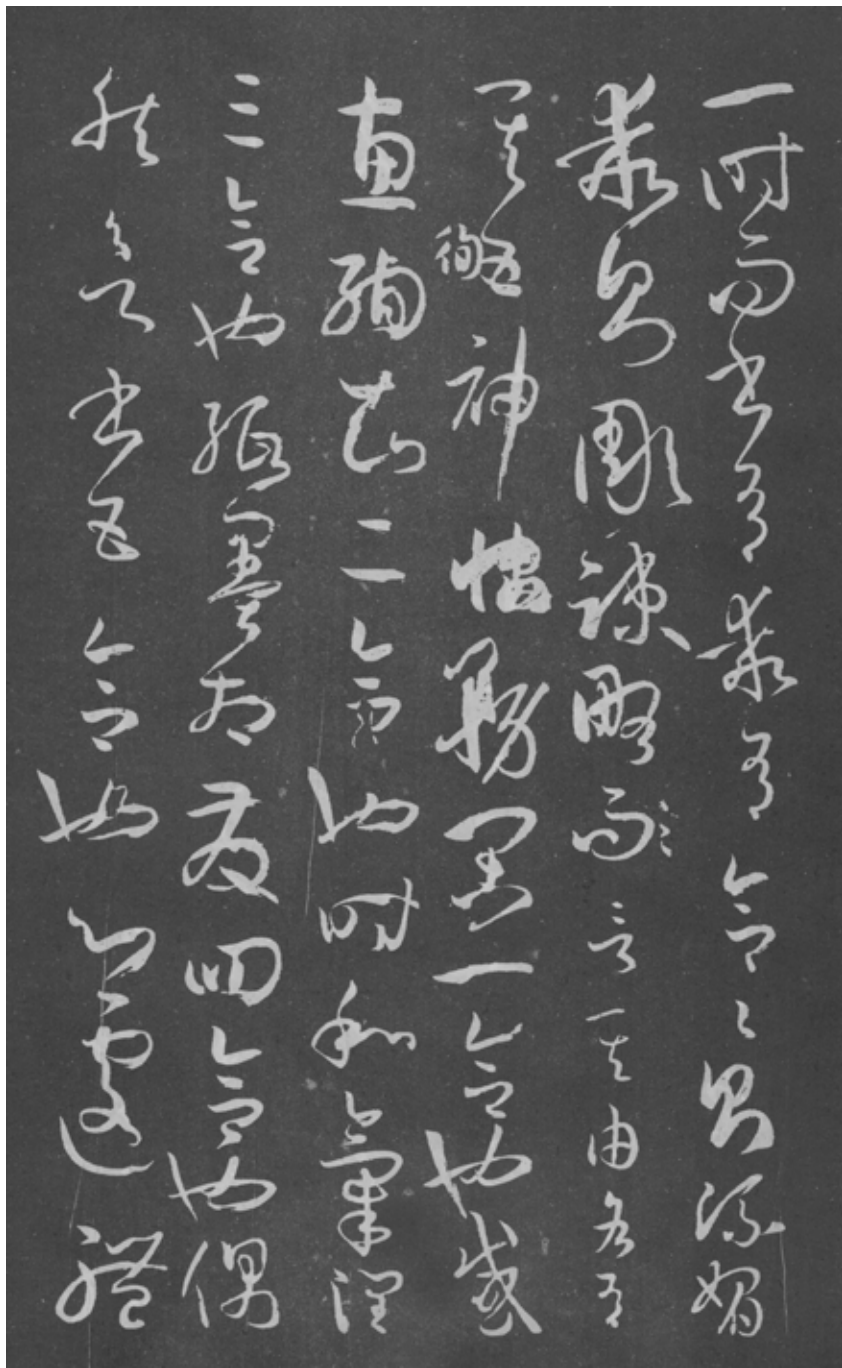


圖26 唐 孫過庭 書譜 安岐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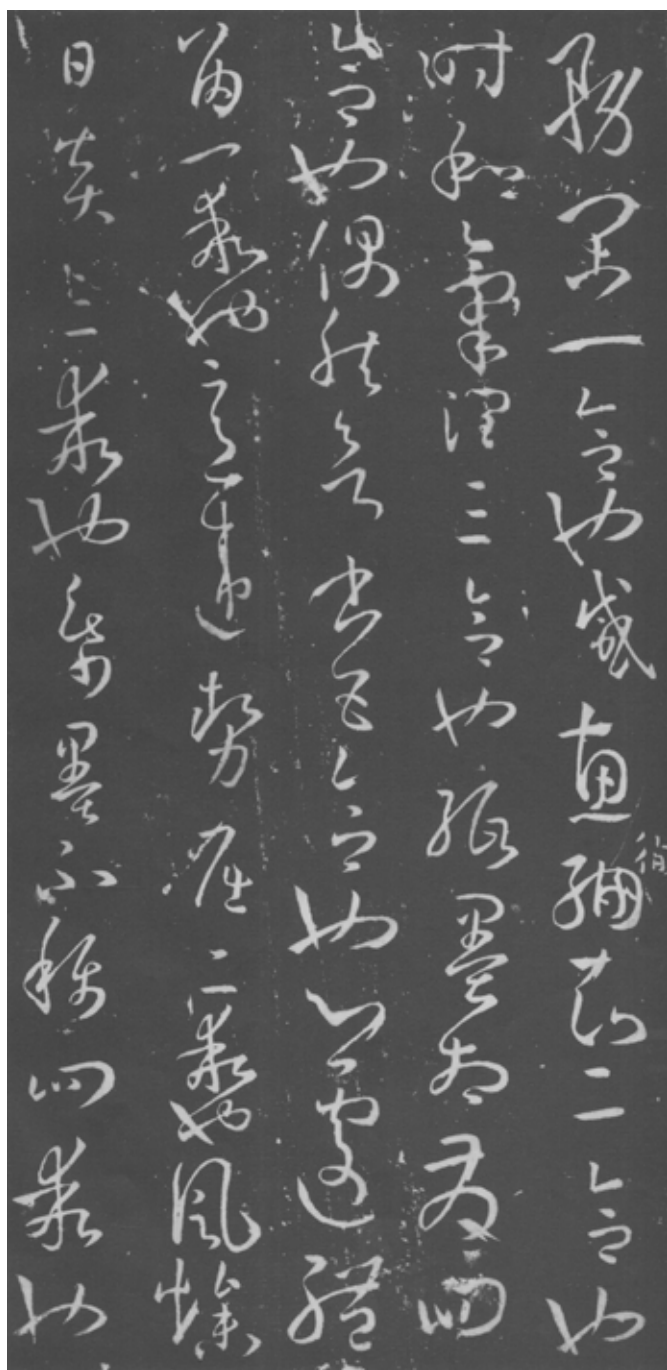


圖27 唐 孫過庭 書譜 薛紹彭摹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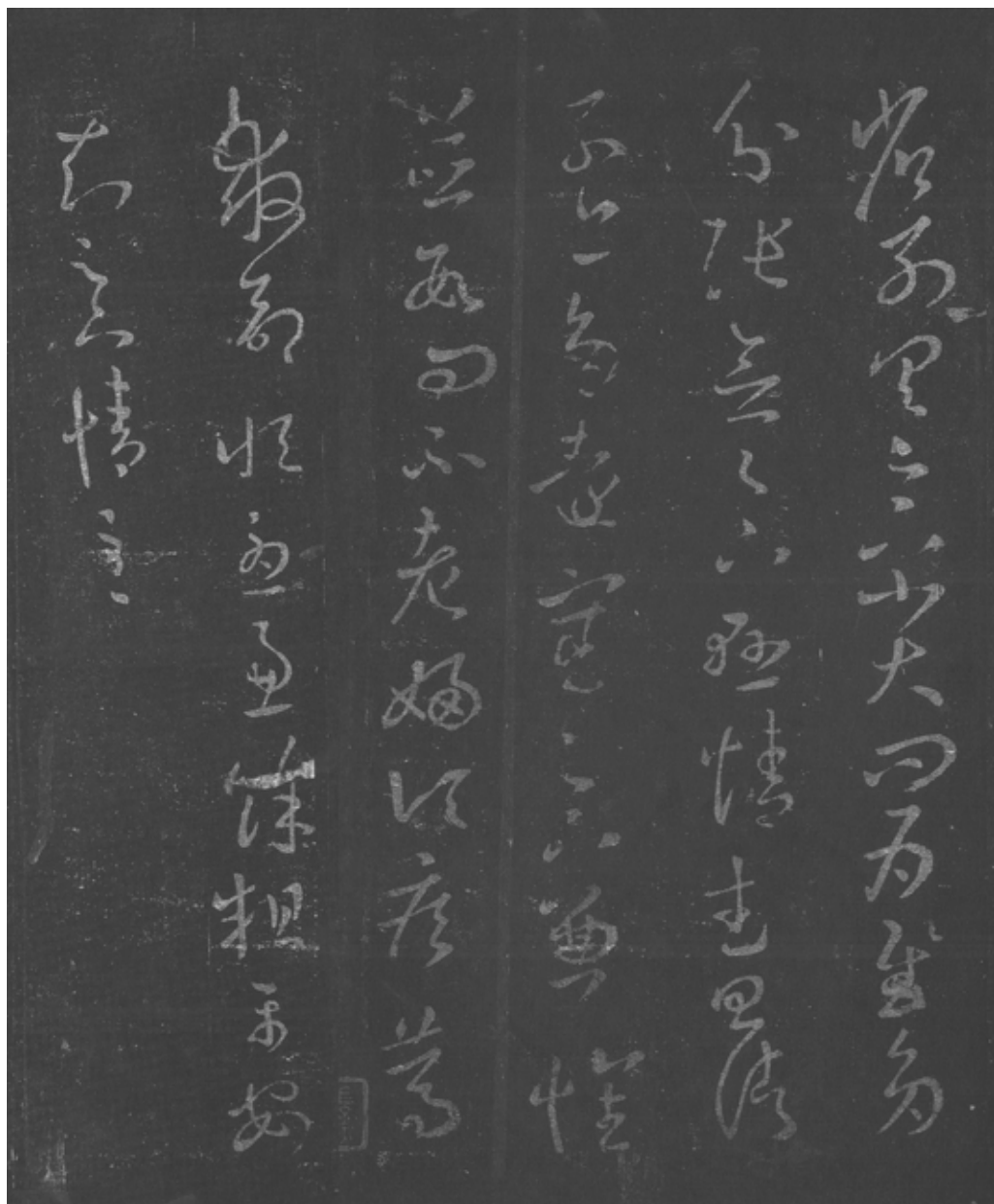


圖28 晉 王羲之 省別帖 鼎帖本 上海圖書館藏



圖29 西晉 青瓷對書俑 1958年長沙市金盆嶺9號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圖30 書譜、喪亂帖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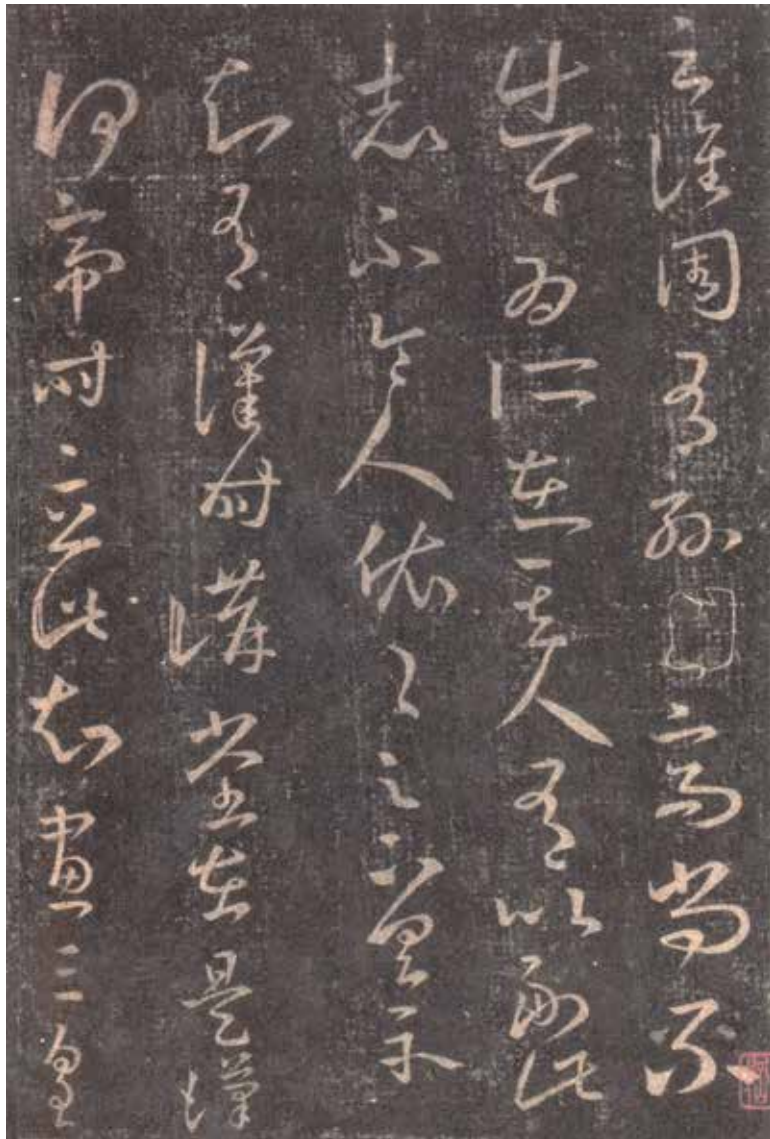


圖31 晉 王羲之 十七帖 姜宸英本 京都国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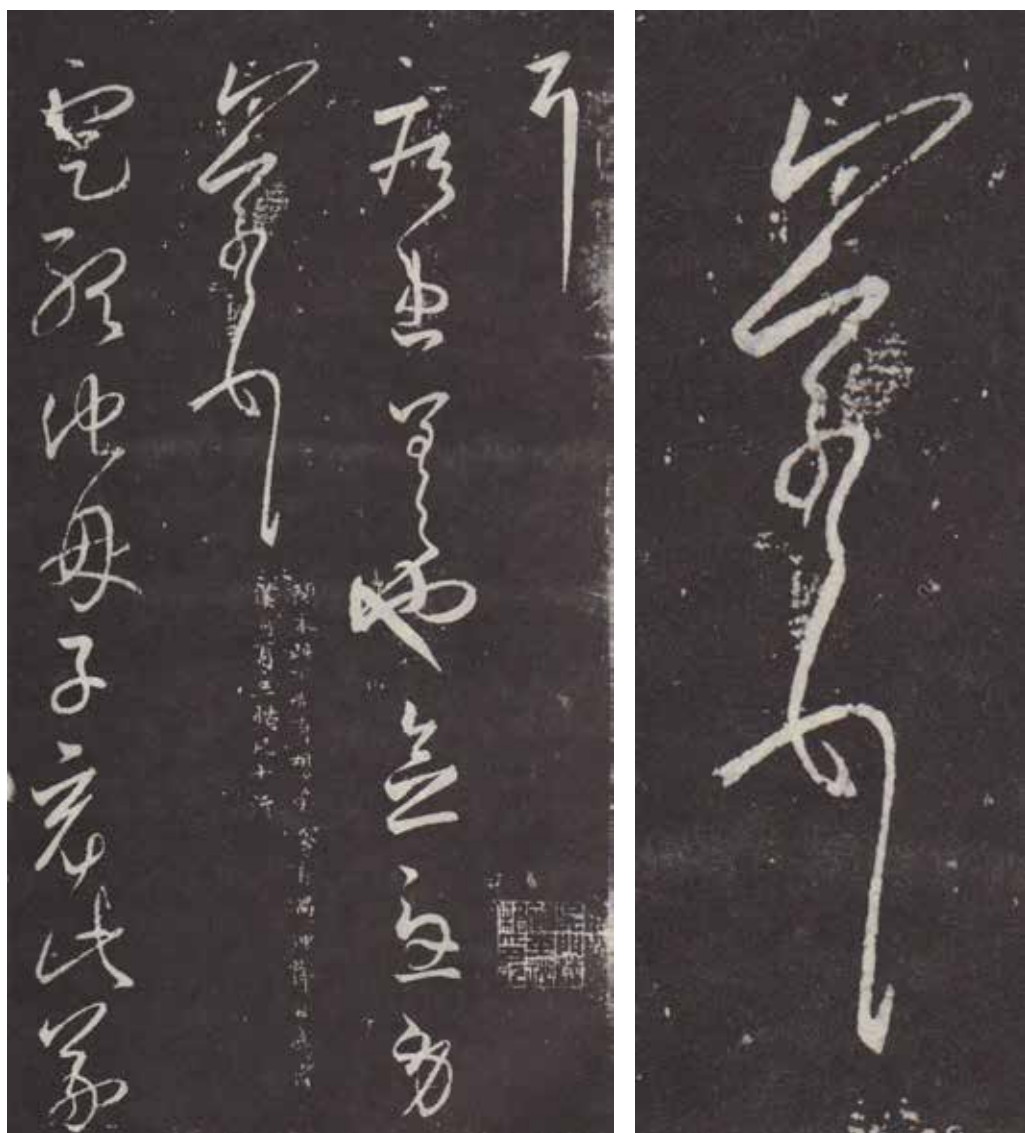


圖32 晉 王羲之 疾患帖 泉州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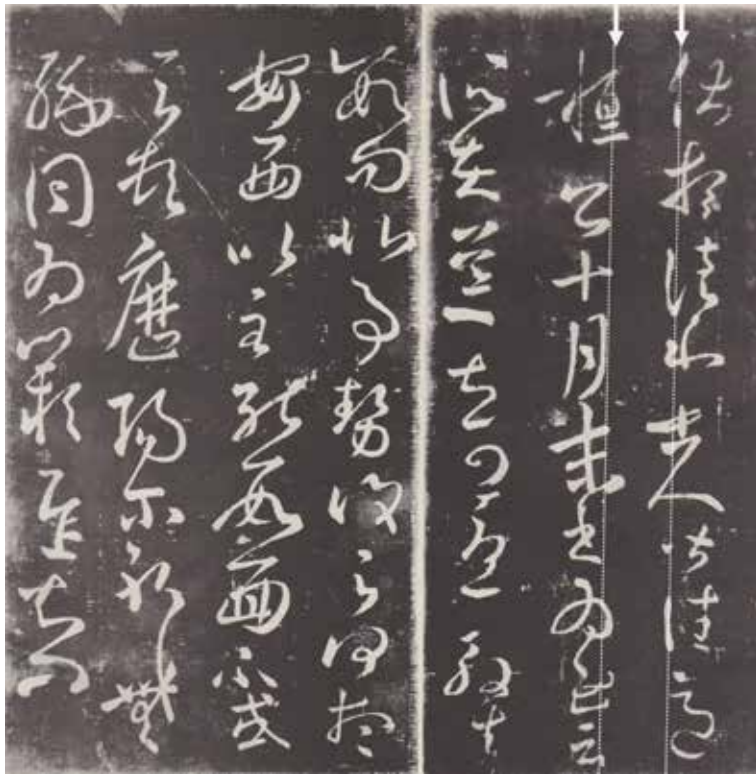


圖33 晉 王羲之 伏想清和帖 泉州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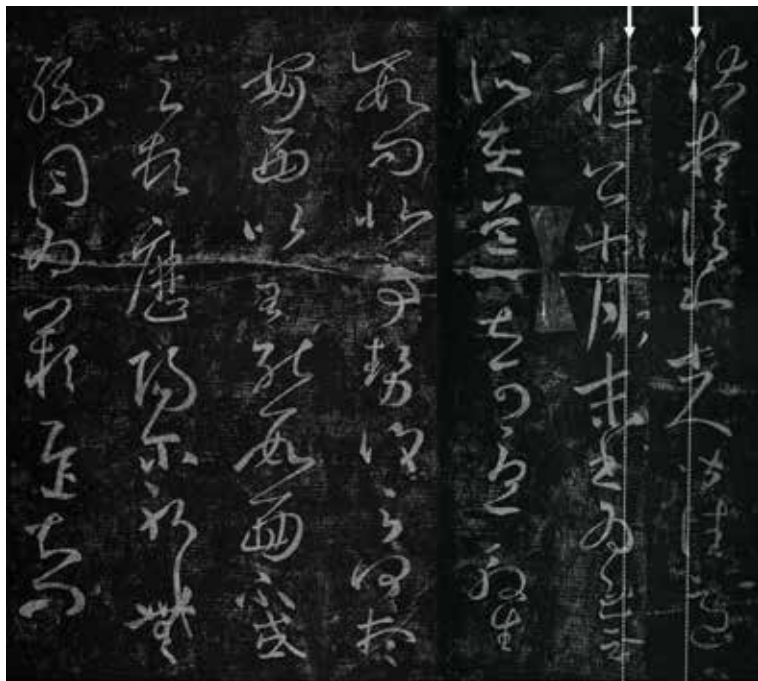


圖34 晉 王羲之 伏想清和帖 淳化閣帖最善本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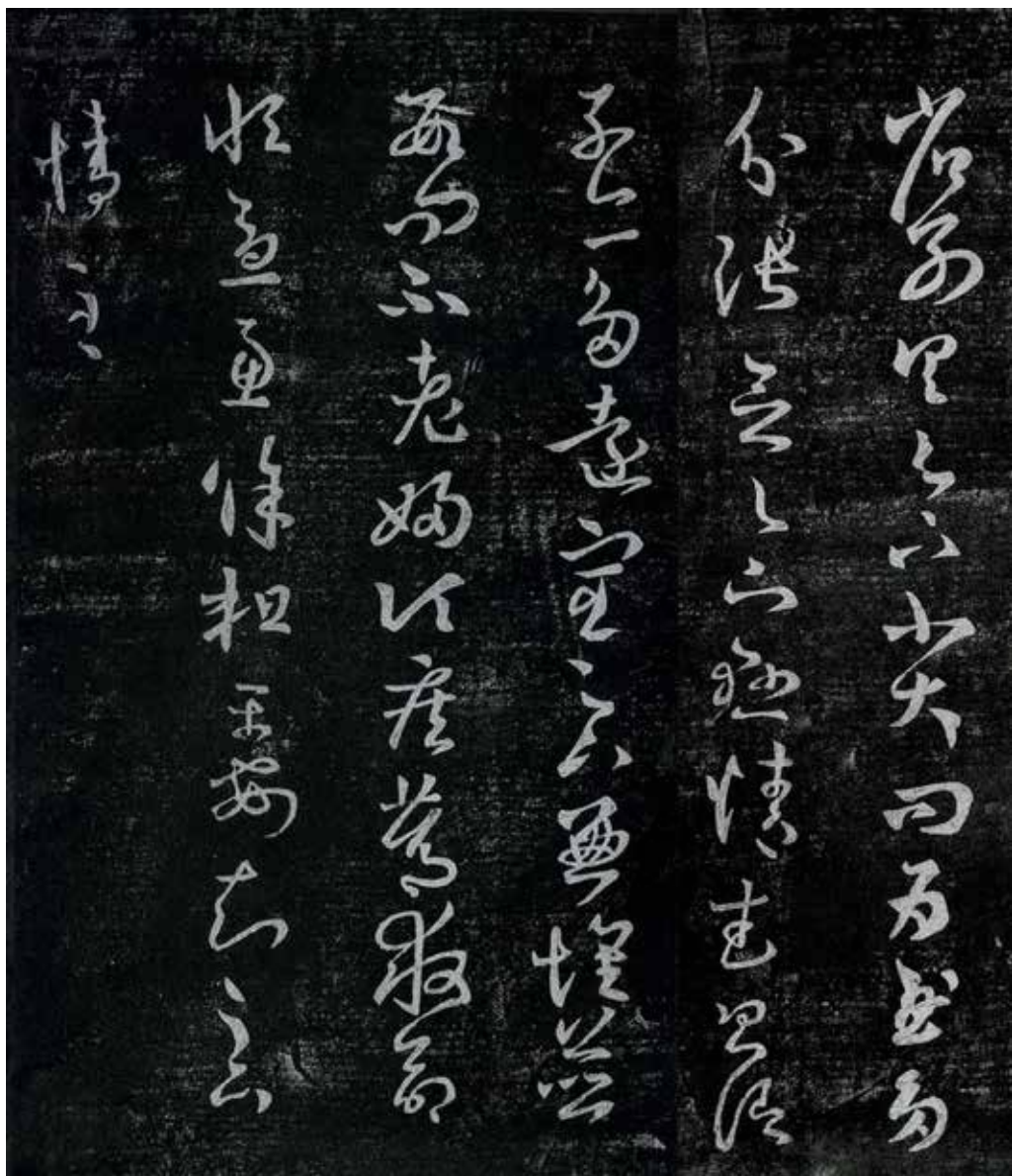


圖35 晉 王羲之 省別帖 淳化閣帖最善本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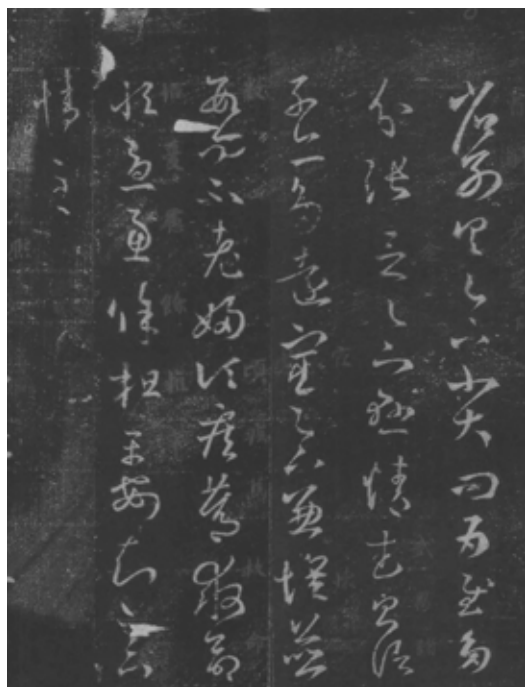


圖36 晉 王羲之 省別帖 澄清堂帖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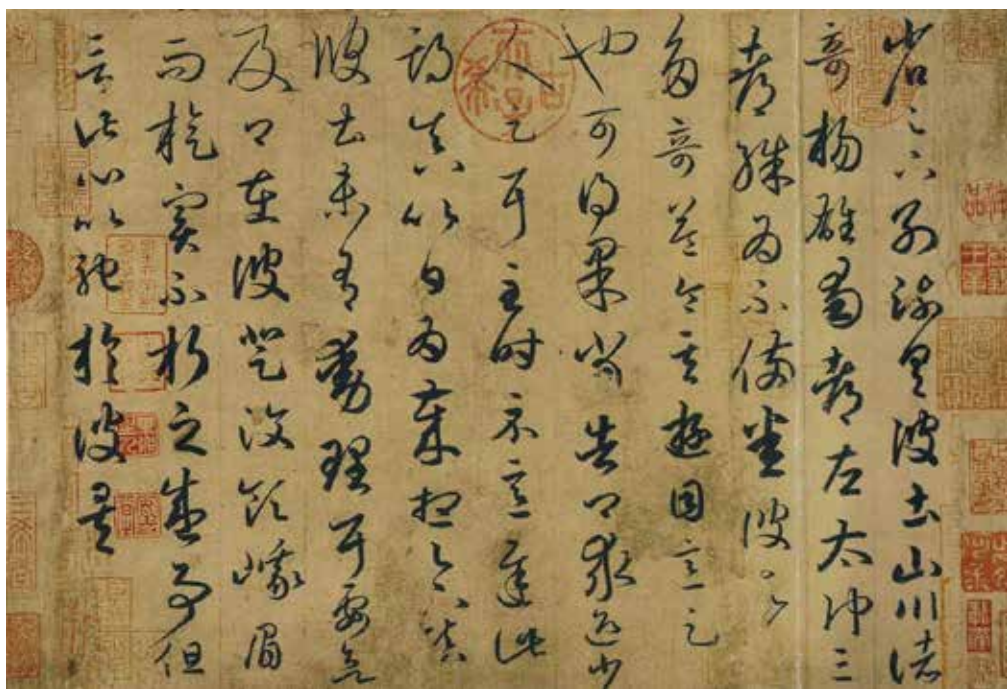


圖37 晉 王羲之 遊目帖 藏地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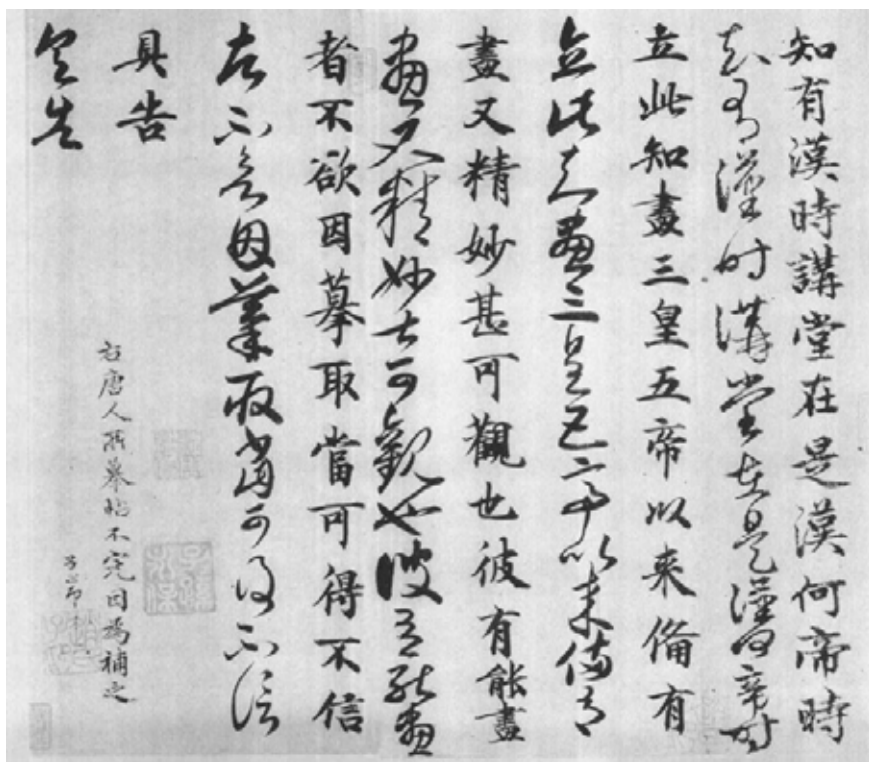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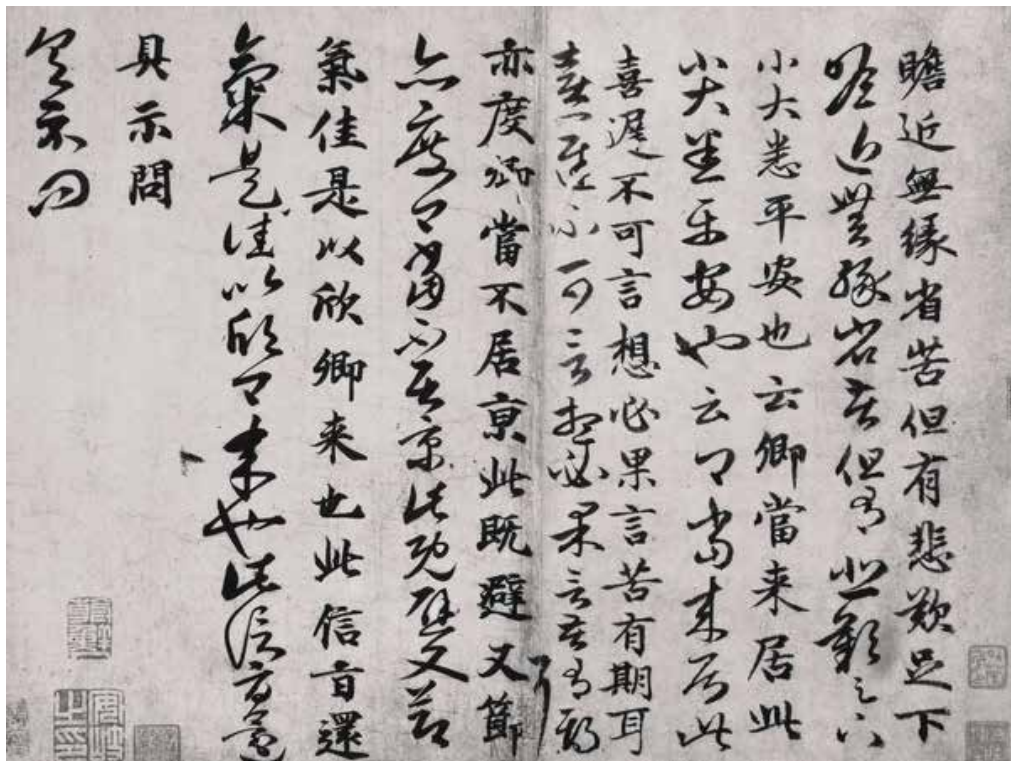


圖38 唐人 瞻近漢時帖 田中塊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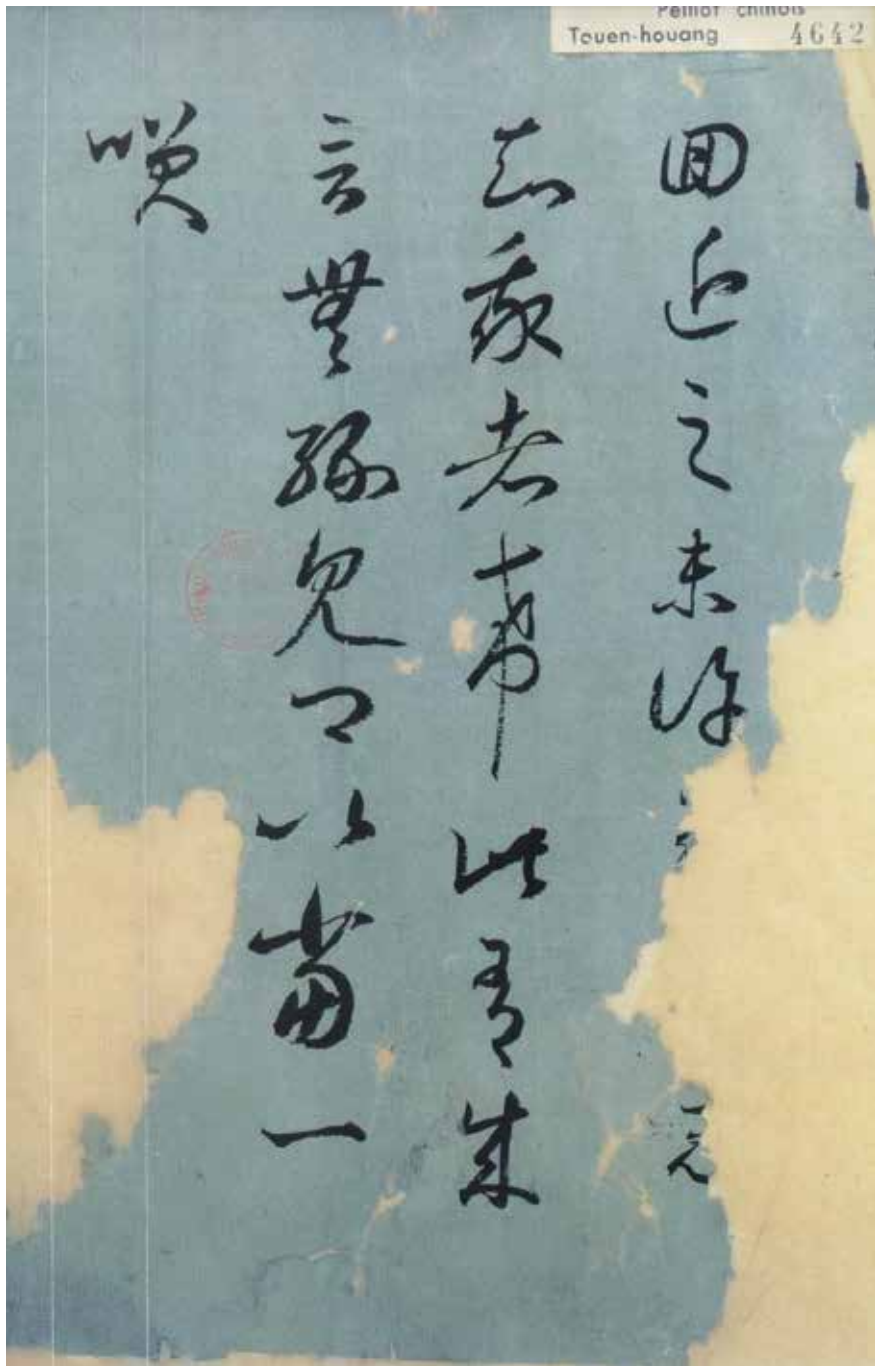


圖39 唐人 旃闕胡桃帖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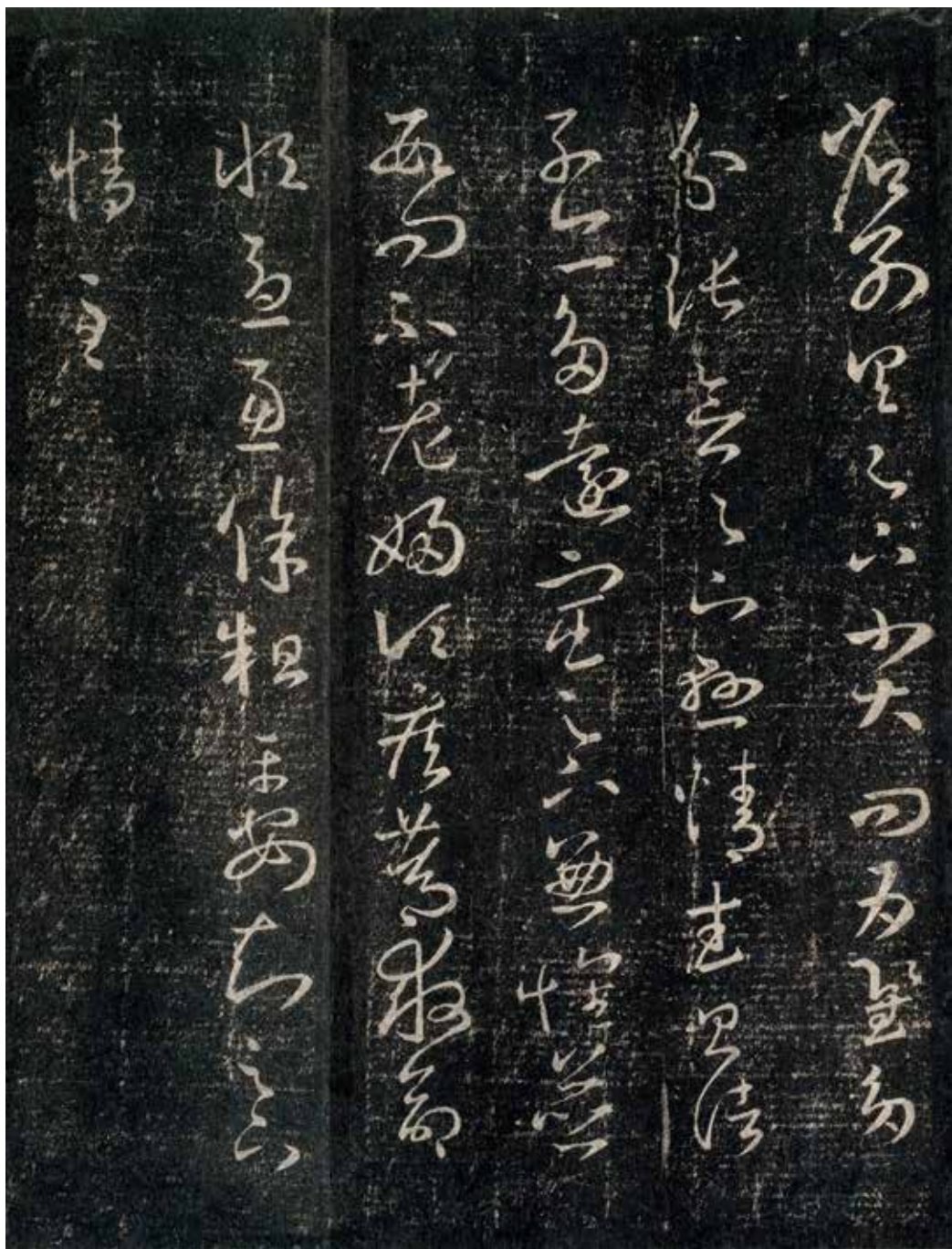


圖40 晉 王羲之 省別帖 懋勤殿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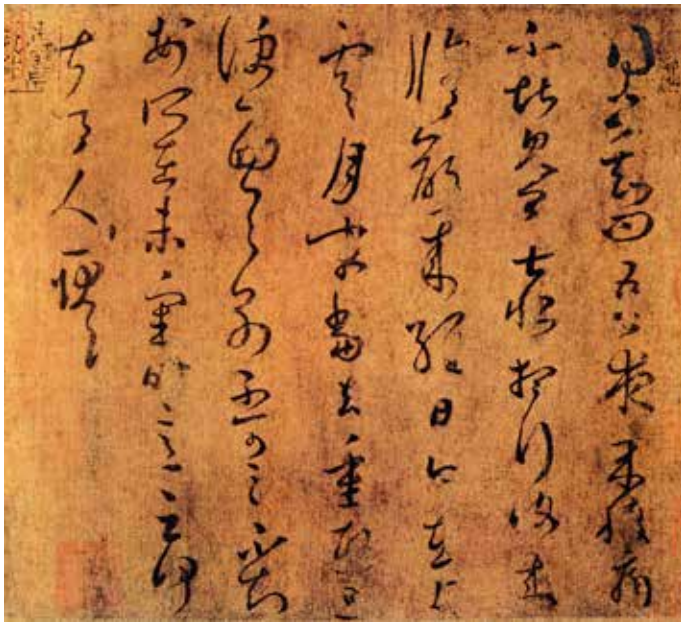


圖41 晉 王羲之 上虞帖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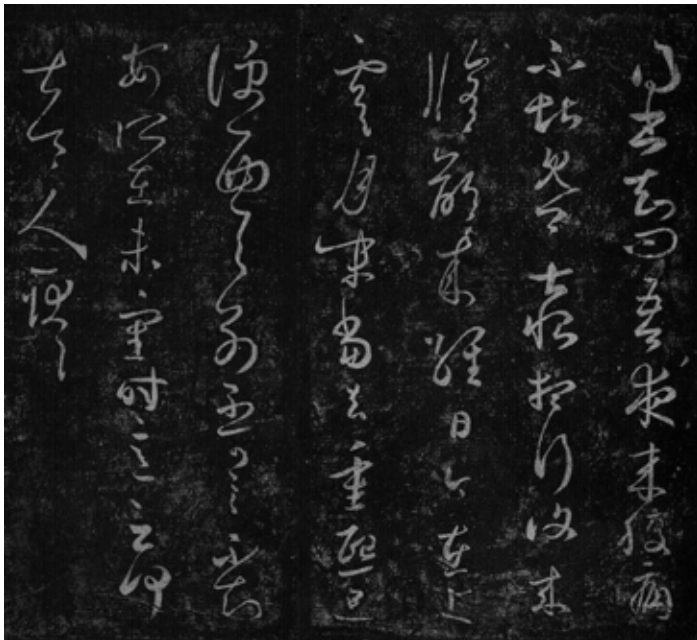


圖42 晉 王羲之 上虞帖 淳化閣帖最善本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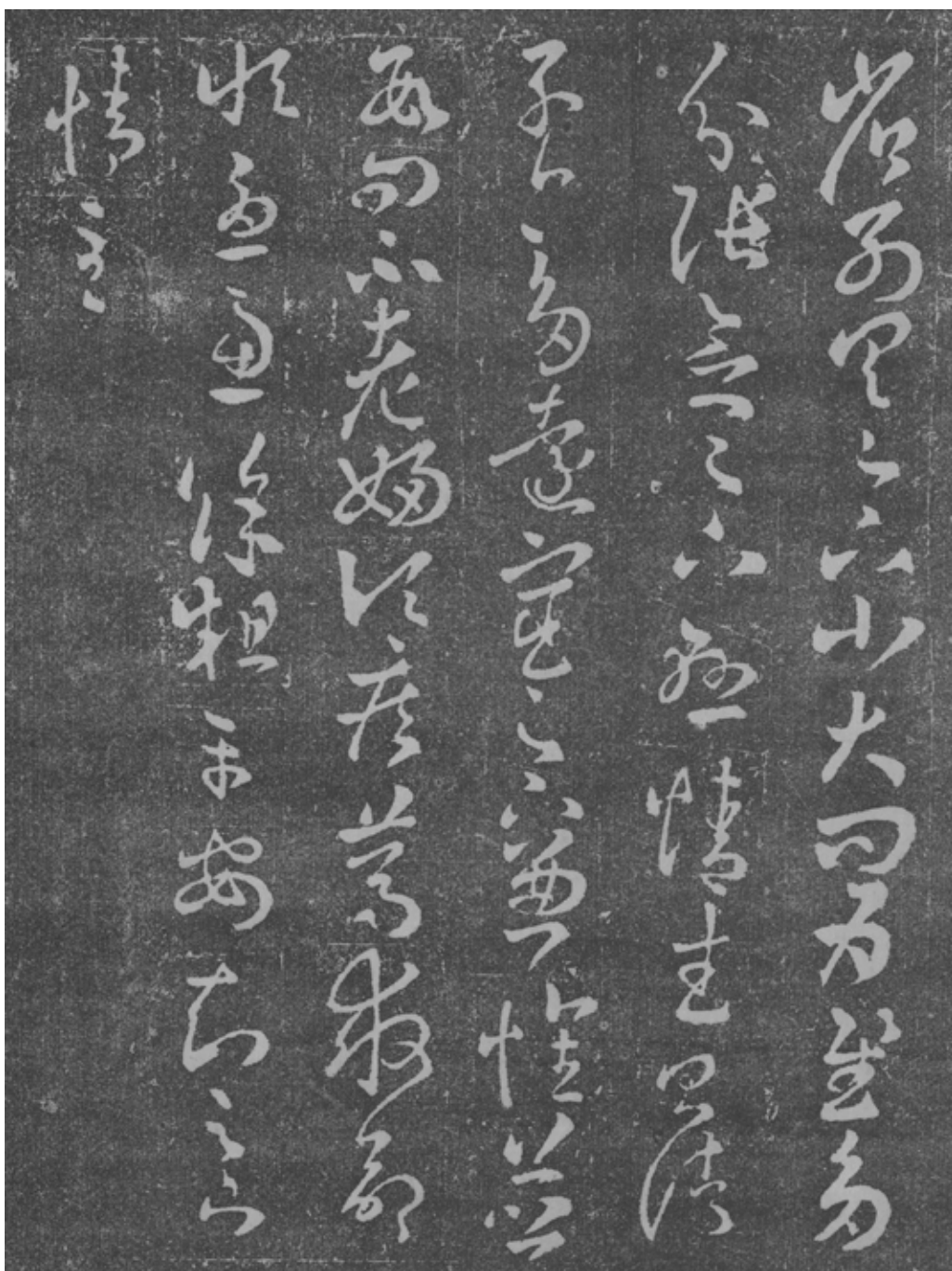


圖43 晉 王羲之 省別帖 河南本 藏地不明